

全邊略記

全邊略記卷之九

桐城方孔炤潛夫父輯

海略

廣東福建浙江南直山東北直

古之神明之貺者。率登祚於西北。維我

皇圖受命。奠位東南。防海與防邊。故並重云。

高皇登極之前一歲。次在丁未。嘉平月。先已發湖湘粵

蜀之征。復命信國公和湯等。由海道進取福州。廖永

忠吳禎等。自明州。卽寧波也。嚴程進風。不數日。舟師

奄至城下。圍其水部三門。一鼓克之。元孽臣曲出遁。

焉。此海師之始也。洪武元年春二月。詔湯和還明縣造海船。漕運北征軍餉。此海漕之始也。廖永忠領和舟師自福航海趨廣東。時倭寇劫掠蘇州崇明沿海皆患。太倉衛守禦指揮僉事翁德帥官軍捕之。遇於海門之上幫。擊殺不可勝計。生獲數百人。得其兵器海舟奏至。詔以德有功。陞本衛指揮副使。其官校賞綺帛白金有差。戰溺死者加賜錢布米。仍命德往捕未盡倭寇。遣使祭告東海之神。德承命往。倭畏懼不復出。沿海遂寧。四年八月日本國王良懷遣使

來朝。按日本卽古倭奴國。海中諸夷倭奴最大。西南至海。東北至大山。國主世以王爲姓。羣臣亦世官。地分五畿七道三島。又有附庸國百餘。拘邪衛最大。其國小者百里。大不過五百里。戶小者及千。多止一二萬。皆倭種也。漢滅朝鮮。通使稱王者三十餘國。倭王最雄長者。邪馬臺。卽邪摩維。歷漢魏晉宋隋。皆朝貢。稍習華俗。唐咸亨初。惡倭名。更爲日本。其俗男子魁頭。斷髮黥面。文身。婦人披髮屈紒。紒背跣足。間用屨。其喜盜輕生好殺。天性然也。物產金銀琥珀水晶硫黃。

水銀銅錢白珠青玉蘇木胡椒細花布螺蛳漆器扇  
犀象刀劍鎧甲馬。交市華人喜得童男女。錦綺絲綿  
磁針。初是二年。寇山東。並海郡縣。及淮安。三年。又寇  
山東。轉掠浙福旁海郡。是年。遣萊州府同知趙秩。  
賜璽書諭其王良懷。王禮秩具物遣使隨秩奉表稱  
臣入貢。使未至。又掠溫州。上又遣僧祖闡無逸開  
諭之。王遣使同二僧入貢。復寇海鹽。漂掠溫州。初令  
浙福造海舟防倭。又寇福建海上諸郡。六年七月。靖  
海侯禎俘倭于琉球洋。以於顯爲總兵官出海巡倭。

倭冠登萊。七年冠膠州。是年遣僧來貢。無表文。却之。  
其臣亦遣僧貢馬茶布刀扇。上曰。私交也。却之。令  
中書遣文責王。九年遣僧歸。廷用等奉表及方物謝  
罪。賜至。及使文綺有差。已而。上覽曰。良懷不誠。詔  
責之。十二年來貢。無表文。命安置于陝西番寺。十四  
年七月。日本國王良懷遣僧如瑤等貢方物。上却  
其貢。仍命以書責之曰。大明禮部尚書致意日本國  
王。居滄溟中。不奉。帝命。但知環海限山。肆侮縱盜。  
上帝將假手於人。禍有日矣。吾奉至尊之命。移文。

與王。王并觀蠡測。自以爲大乎。王之國始號曰倭。後惡其名。遂改曰本。自漢魏晉宋梁隋唐宋之朝。皆遣使表貢。當時帝王或爵以王。由歸慕意誠。故復禮厚。若叛服不常。構隙中國。必受禍。王其審之。其九月遣僧入貢。乞還安置諸使。上曰。日本旣謝罪。還其使。召至京。宴賞之。遣歸。十五年歸庭用。又來貢。於是。有林賢之獄。曰。故丞相胡惟庸通日本。祖訓所謂日本雖朝實詐。暗通奸臣。謀爲不軌。故絕之也。是時惟庸磔。且三年矣。禁愈厲。四月。浙江都指揮使言。杭州

紹興等衛。每至春則發舟師出海。分行嘉興。澈浦。松江。金山。防禦倭寇。至秋乃還。後以舟難出門。乃聚泊於紹興錢清。漚然自錢清抵澈浦。金山必由三江海門。俟潮開。洋凡三潮而後至。或遇風濤。動踰旬日。卒然有急。何以應援。不若仍於澈浦。金山爲便。其台州。寧波。二衛舟師。則宜於海門。實陀。或至於本衛江次。有警則易於追捕。若溫州衛之舟。率難出海。宜於蒲洲。楚門。海口備之。詔從其言。十六年寇金鄉。平陽。十七年如瑤又來貢。坐通惟庸。發雲南守禦。是年。



帝面諭信國公和曰。日本小蠻。屢度東海。卿等老。強  
爲朕行。視要地。和築登萊至浙沿海五十九城。民丁  
四調一以戍。二十二年置浙東西防倭衛所。是年遣  
江夏侯德興築福建海上十六城。設衛所。遂堞福建  
漳泉人爲戍。二十五年七月琉球中山王察度遣子  
弟學于國監。上喜。禮遇獨優。賜閩人三十六姓。善  
操舟者。令往來朝貢。按琉球在海東南。自福建梅花  
所開于洋。順風利。船七日可至。漢魏及唐宋不通中  
國。隋嘗遣兵虜其男女五千人。元遣使招諭。亦不從。

洪武初國分爲三。中山王察度。山南王承宗。山北王。怕死芝。皆使貢其俗。以盈虛爲晦朔。以草木爲冬夏。人皆去髭鬚手。羽冠毛衣。無禮節。好剽掠。旣遣人學于國學。夷習稍變。奉正朔。設官職。被服冠裳。陳奏表章。著作篇什。有華風焉。二十六年。寇金鄉。二十七年。命魏國公輝祖。安陸侯傑。都督楊文。練兵脩倭。二十八年。寇金州。三月。諭南海守臣曰。南溟浩瀚。中有旬。藩方數千里。地多炎熱。時忽瘴癘。爾等率壯士連歲戍此。朕甚念之。蓋自二祖御極。三譯來王。南海貢。

國占城等。凡六。西洋貢國淳泥等四十有六。皆設館于閩粵。享其奉琛。洋洋乎大海之風哉。其界則沿海縣。接南安界起。歷海條與爲文昌界。鋪前港爲會通界。神應港。豐盈浦爲瓊州界。麻頭浦。呂灣浦爲臨高界。田禾灣爲儋州界。我詐山爲昌化所界。歷白沙營爲感恩縣界。大洞天小洞天爲崖州界。牙郎澳雙洲門爲陵水縣界。七十二徑牙山淡水灣爲欽州界。革水營。烏雷山爲靈山縣界。青嬰池。楊梅池。平江池爲廉州界。郡州爲永安所界。泖洲爲康海所界。潤洲爲錦農所界。詞洲。獨猪山爲石城。千萬所界。稠洲。小黃程汾洲爲寧川所界。青聚山。羅浮峯爲神靈衛界。海凌山爲雙海所界。小獲山爲海朗所界。中獲山爲陽江所界。大獲山爲新寧縣界。西雄山。鵝洲山爲新會縣界。萬崩山。上川山爲順德縣界。石岐峯爲香山縣界。蛇西山。大南常山爲南海番禺界。烏沙洋爲白沙巡司界。九星洋爲福永巡司界。珊瑚洲。渡杯山爲東

莞縣界。合蘭洲爲大鵬所界。馬鞍洲爲鐵岡驛界。寧  
洲山桔洲山爲惠洲界。記心洋爲平海所界。徐娘山  
爲海豐縣界。大星尖山爲捷勝所界。吉頭峯爲碣石  
衛界。前標峯爲甲子門所界。陶娘灣靖海縣爲靖海  
所界。大浮山玉嶼山爲潮陽縣海門所界。小柑山爲  
蓬州所界。大柑山爲大城所界。大京山九猴山爲饒  
平縣界。計五千里。抵福建南澳山爲玄鍾界。歷侍郎  
洲石城嶼爲山所界。歷鴻儒嶼沙酒泉爲陸鰲所界。  
大澈嶼壁洲山爲鎮海衛界。小澈嶼爲月港界。舊浯  
嶼爲高浦所界。大登山小登山爲福全所界。大捕山  
小捕山爲永寧衛界。埕埭嶼爲嶺南所界。崇武所界。沙  
塘灣爲惠安縣界。礫嶼白嶼爲蜂尾巡司界。湄洲山  
爲南泉寨蒲禧所界。石獅峯小灣峯爲小海衛界。埕  
中三江中爲冲心巡司界。網山王家嶼爲萬安所界。  
六湖山碧水島爲鎮東衛界。踵門山爲蕉山巡司界。  
日嶼月嶼爲梅花所界。卽會城三波礁五虎澳爲連  
江界。下千塘四嶼所定海所界。花瓶爲北茭巡司界。  
飛鸞渡爲寧德縣界。青山峯爲大金所界。天千山丁

家程大俞山三星山流江爲福寧州界計二千里抵  
潮江懸中峯爲浦門壯士二所界歷長沙門大昆山  
爲金鄉衛界鳳凰山爲平陽所界銅盆山爲沙園所  
界仙口峯飛雲渡爲瑞安所界大衢山海安港爲海  
安所界寬輿披山爲寧村所界黃華港爲磐石衛界  
大巖頭爲磐石後右界前山震斗門爲蒲岐所界九  
眼塘斗門關爲三山巡司界丫髻峯爲楚門所界臨  
門隘爲隘頭所界省梅坑爲沙角巡司界大陳山石  
塘港爲松門衛金清關西嶼隔水清關皆朱文公所  
造爲新河所界金沙灘鎬礁爲海門衛界海門港爲  
海門前所界五嶼爲桃渚所界三門山爲健跳所界  
石浦港爲前後二所界青苔灣爲昌國衛界小目山  
爲鬱谿所界西厨山爲前倉所界孝順洋白塗爲大  
嵩所界大射山爲穿山後所界洛茄山長白山爲中  
左所界大魚灣爲長山巡司界招寶山中子山爲定  
海衛界金家嶼爲寧波界丘家洋爲慈溪界金埭浦  
爲龍山所界松浦港爲松浦巡司界黃山爲觀海衛  
界破山浦爲三山所界化龍浦爲餘姚界臨山港爲

臨山衛界西海塘爲上虞界。漁山蒙池臺爲紹興二  
江所界。鰲子山爲蕭山界。和尚山栲門爲會城界。茶  
浦門爲寧所界。大海口馬蹟山北丁興殿前山淡水門  
爲海寧衛界。西海口爲馬蹟山北丁興殿前山淡水門  
爲乍浦所界。計二千七百里。抵南直隸三姑山爲金  
山衛胡家港金山巡司界。上釣山中釣山下釣山大  
盤山爲青村所界。蒲舉爲南漚所界。陳錢山茶山爲  
南贈巡司界。寶山爲上海界。永字山分水礁海礁山  
絲淘港爲吳淞所界。浪岡山顧涇港爲嘉定界。竺箔  
沙送信嘴小團沙新安沙爲大倉界。大陰沙管家沙  
爲崇明界。福山狼山三槿口爲通州界。萬所界。唐家  
港海門島爲泰州界。亂沙新洋港爲鹽城界。開山淮  
河口鴛山爲安東界。妨山高公島爲海州所界。清河  
口已頭河爲賴榆界。甸島勞山島爲安東界。孤耆山  
爲石臼所界。計一千八百里。抵山東青沉峯。歷胡家  
峯爲高港巡司界。沙嘴峯爲靈山衛界。黃埠峯爲夏  
河寨界。洋河爲膠州界。大勞山田橫島爲鰲山衛界。  
走馬峯爲卽墨界。馬山爲浮山所界。甸島赤島爲雄

崖所界。吾徐福山爲大山所界。巨高島爲大嵩衛界。  
竹島爲海隅所界。松島莫邪島漫鵝島爲靖海衛界。  
佛島爲津寧所界。五臺島下勞山爲葦山所界。歇馬  
墩洛口堡爲成山衛界。海牛島爲不夜城界。寶家峯  
爲百尺巖所界。古陌頂爲威海衛界。父島爲金山所  
界。新安堡戲山峯爲寧海衛界。海鷄山爲竈河寨界。  
武家莊爲馬埠寨界。洋山爲萊州界。八角島蛇蟻島  
爲登州界。劉馬窪爲盧洋寨界。沙門島爲解宋寨界。  
單山爲黃縣界。桑島爲馬停寨界。龜島爲昌邑縣界。  
歌未島爲壽光界。都里鎮爲蒲臺界。青島爲利津界。  
黃島爲賓州界。直沽口爲寶坻縣界。塔山爲盧龍衛  
界。蔬萊島爲中所界。牛車島爲中後所界。孤山爲中  
右所界。何陽島羅兒島爲金州衛界。石灘島爲左所  
界。東雲島黃駝島爲蓋州衛界。屏風山爲復州衛界。  
鳳凰山爲中所界。女兒河爲中屯衛界。右屯衛界。遼  
河渡古寺島爲廣寧衛界。麻田島平島爲海州衛界。  
湯站堡爲鎮遼所界。臨江爲義州界。總其寇至也。隨  
計一千三百餘里。爲鴨綠朝鮮界。

風所之。東北風猛。則由薩摩。或由五島。至大小琉球。而視風之變。北多則犯廣東。東多則犯福建。正東風猛。則由五島。歷天堂官渡。而視風之變。東北多則至鳥沙門。分鯨。或過韭山海關門。而犯溫州。或由舟山之南。而犯定海。犯象山。奉化。犯昌國。犯台州。正東風多。則至李西。舉壁下。陳錢分鯨。或由洋山之南。而犯臨觀。犯錢塘。或由洋之北。而犯青南。犯太倉。或由南沙。而入大江。犯瓜儀常鎮。或由大洋。而風欲東南也。則犯淮揚登萊。若在五島開洋。而南風方猛。則趨遼。



陽。天津防倭者以三四月爲大汛。九十月爲小汛。向之入寇者薩摩。肥後長門三州之賊居多。其次則大隅。筑前。筑後。博多。博人善造舟。而豐前。豐後。和泉之人間亦有之。乃因商于薩摩而附行者。廣東列郡十分爲三路。高雷廉近占城。滿刺諸番。烟烽稀曠。東路東莞。惠州。皆倭寇不時出入之地。而東路爲尤要衝。若柘林者。則又東路控賊之咽喉門戶。無柘林。是無水寨矣。無水寨。是無東路矣。瓊州四面環海。東西九百里。南北一千一百四十里。長山峻嶺。三黎錯居。

其間而五指腹心盡爲黎據羣岡之中。定安尤險稍或撤備門庭皆勦敵矣。福洋烽火門寨設于福寧州所轄官井埕羅浮爲南北中三哨。後官井添水寨則又以羅江古鎮分爲二哨。是在烽火官井當會哨者五。小埕水寨設于連江所轄安鎮北茭焦山等七巡司爲南北中三哨。是在小埕當會哨者三。日南水寨設於莆田所轄冲心蒲禧崇武等所司爲三哨。而文澳港則近添設於平海之後。是在日南當會哨者四。浯嶼水寨設于同安上自圍頭以抵日南。下自井尾

以抵銅山。大約當會哨者二。銅山水寨設於漳浦。北自金山。以接浯嶼。南自梅嶺。以接廣東。大約當會哨者二。由南而哨北。則銅山會之浯嶼。浯嶼會之日南。日南會之小埕。小埕會之烽火。而北來者無不備。由北而哨南。則烽火會之小埕。小埕會之日南。日南會之浯嶼。浯嶼會之銅山。而南來者無不備。哨道聯絡。勢如長蛇。防禦之法。其能踰此耶。總計八閩之地。二面當海者二。興泉是也。一面當海者二。福漳是也。其要害地如晉江。深尾。獺窟。興化。冲心。平海。龍溪。海門。

漳浦島尾南靖九龍寨溪是也。然莫有如福寧之尤險者。三面孤懸海中。如人吐舌。賊人必首犯之。舊寨設於三沙。近移松山似易。浙洋沿海舊設四總。今增爲四叅六總矣。四叅者杭嘉湖一寧紹一台一溫一也。六總者定海昌國臨觀松海金盤海寧也。悉其防禦之制。自內達外。有三重焉。會哨于陳錢。分哨于馬蹟羊山普陀。爲第一重。沈家門馬墓之師。爲第二重。總兵督發兵船。爲第三重。備至密固。乃若定海者是寧紹之門閘。舟山者又定海之外藩。其地則故縣治。

爲聖者四。爲舉者八十有三。五穀之饒。魚鹽之利。可供數萬人。不待取給于外。非若普陀諸山比。國初置昌國衛於其上。屯兵戍守。誠至計也。信國經畧海上。以其民孤懸。徙之內地。改隸象山。識其小而未見其大。蘇松爲畿輔望郡。濱于大海。自吳淞江口以南。黃浦以東。海壖數百里。一望平坦。皆賊徑道。因不能禦之于海。致賊深入其禍慘矣。今建議者曰。松江之有海塘。而無港口者。則自上海之川沙南匯。華亭之青村柘林。凡賊所據。以爲巢穴者。各設陸路把總。以

屯守之。而金山界于柘林乍浦之間。尤要衝。特設總兵以爲陸路之領袖。又于其中添設遊兵一把。總專駐金山往來巡哨。所以北衛松江。西援乍浦也。至于蘇之沿海而多港口者。如嘉定之吳淞。太倉之劉家河。常熟之福山港。凡賊可入者。各設水兵把總以堵截之。至于崇明孤懸海中。賊必經處。特設叅將以爲水兵各將之領袖。而又于中添設遊兵二把。總分駐行治營前二沙。往來巡哨。所以遠哨海洋。遮蔽港口也。外內夾持。水陸兼備。上之可以禦賊于外洋。下之

可以循塘而拒守。亦既精且密矣。乃若淮揚二郡。介於江淮之間。東瀕大海。三面隄防。考其形勢。起自東南。蓼角嘴姚家蕩。綿延四百里。除安豐等三十六場。俱在腹裏。其爲要害之處。乃通州也。狼山也。楊樹港。裏河鎮也。餘東餘西等場也。蓼角嘴呂四場也。掘港。新閘港也。廟灣劉家庄金沙場也。其尤要者。有三。曰新場。爲其出入至近。逼楊州也。曰北海所。爲其通新閘港。且有鹽艘聚泊也。曰廟灣。爲其巨鎮。而通大海。口也。須設三把總以駐之。仍用陸路一遊擊駐海安。

則東可以控狼通海門之入。西可以捍揚州矣。倭患之作。嶺嶠以北。達于淮楊。靡不受害。而山東獨不之及者。豈可無意于此哉。良以東民便鞍馬。不便舟楫。無爲之導接耳。所虞者登萊突出海中。三面受敵。且危礁暗沙。不可勝數。非諳練之至。則舟且不保。何以迎敵而追擊。故安東以北。若勞山。赤山。竹篙。旱門。劉公芝界。八角。三門。沙山。諸島。乃賊所必泊。我所當伺者。若白蓬頭。槐子口。橋。鷄鳴嶼。夫人嶼。金勞石倉廟。淺灘亂磯。乃賊所必避。我所當遠者。靖難後。太監鄭



和等帥舟師三萬下西洋。日本遣人來貢。併擒犯邊賊二十餘人。卽付使人治之。縛置輓中。永樂二年。使還。遣通政趙居任。賜倭王冠服。文綺金銀古器書畫。又給勘合百道。令十年一貢。每貢正副使等毋過二百人。若貢非期。人船踰數。夾帶刀鎗。並以寇論。居任還。不受王餽。上喜。厚賜之。尋命僉都御史俞士吉。賜王印誥冊封。爲日本國王。詔名其國之鎮山曰壽安鎮國山。上爲文勒石。九年冠磐石。十五年冠松門金鄉平陽。十七年六月。遣東總兵劉江以捕倭。

捷聞。江嘗請於金州衛。金線島西北望海塌上築城。堡立烟墩。得縱望。一日瞭者言。東南海洋內。王家山島夜舉火。江以寇聚其間。亟遣馬步軍赴塌上小堡備之。翌日倭船三十一艘泊馬雄島。寇衆登岸徑奔望海塌。江親督諸將伏兵堡外山下。伺賊旣圍堡。舉砲發伏。都指揮錢真等領馬隊要其歸路。都指揮徐剛等領步隊逆戰。寇衆大敗。奔入櫻桃園。空堡中官軍圍殺之。自辰至酉。擒戮盡絕。生獲百十三人。斬首千餘級。封江廣寧伯。自是倭不敢犯遼。宣德三年七

月巡撫布政使周幹言浙江海鹽縣地臨海岸每有倭寇。洪武中設海寧衛及澉浦乍浦二千戶所。陸置煙墩水備戰船。因得無虞。永樂七年盡拘軍船赴沈家門立水寨。倭寇乘虛縱掠。水寨相去海鹽千里不能救援。民甚苦之。請如舊報可。六年巡按陳昉奏廣東洋濶寇屢出患。往者調軍五千人。海船五十艘。巡捕二十餘年。多被漂無益。請如福建設立水寨于潮州碣石南海神電廣海雷州海南廉州衛。每寨一官督之。八年登州衛戚珪言山東緣海洪武中置十衛。

五所分轄文登卽墨之地。都揮衛青乃聚軍三千八百人于登州。而別寨空虛。乞調還各歸其戍。詔御史三司計之。曰宜如珪言。是時海防頗密。賊不得間。貢稍如約。至京宴賞市易。飽恣其欲焉。正統初有吏周頌言。永樂間因內官王鎮奉使日本。回奏調諸衛官軍。駕使海船于懸海沈家門等處。建立水寨。海船重大。非得順風便潮。實難駕使。不能赴敵。宜照洪武時例。冬依衛所守備。改作快船。于港口哨瞭。彼此應援。賊輯民奠矣。四年倭衆寇桃渚。五年御史李金言。

洪武間浙舟七百三十艘。歲久廢壞。行寧波知府鄭  
瑒言。急未得完。勅巡撫周忱。奏臣詢之匠作云。造一  
海舟。必得米千石。則物料百需皆具。踰三月可完。今  
各衛所已造七十六艘。共五十艘。所費若干。杭州倉  
見貯米一百四十四萬九千四百餘石。歲計官吏所  
給。不過六萬石。久則腐。請以新輸給匠。每舟九百八  
十石。期三月必完。則事易集而人不擾。上是其言。  
七年倭來貢。八年戶侍郎焦宏沿海分汎之議。曰浙  
自乍浦至昌國。後千戶所一十九處。須都揮蕭華領。

之。總督都揮使李從駐昌國。爲之中。福自福寧至蕭  
禧入衛所。都揮賈忠領之。自崇武至玄鍾十衛。都揮  
劉海領之。而總督都揮使王勝爲之中。從之。七月黃  
巖民周來保。龍溪民鍾普福。俱因徭稅。叛入倭。輒爲  
鄉導。殺擄挑渚大嵩諸處。皆與焉。貌于丐。爲縣官所  
譏。赴京梟磔。景泰三年正月。鎮守福建薛希璉等。奏  
今備倭軍船。分爲九澳。星散勢弱。烽火門小。埕澳南  
日山浣嶼西門澳五處。俱係要地。欲將出海。分爲五  
寨。哨其腹裏。衛出軍。已有行糧四斗。沿海行糧。宜於

本衛月糧一石內分出四斗助之。辦課魚船止許四十料以上。朝出暮歸。裝鹽官船止許三百料以下。編成字號。每年二月起至八月終。許令裝載商鹽各處水寨巡司。遇到量撥官軍弓兵護之。成化二十年倭周瑋來貢。弘治八年倭壽萱來貢。十八年二月巡撫應天都御史魏紳奏爲海洋之民習性貪悍。好鬪輕生。中間盜徒起于爭利。如崇明縣半洋錢營等沙。東漲西坍。無歲無之。舊坍者多有糧之地。新漲者歸有力之家。貧弱賠徵。富豪專利。始則仇訟。終則劫奪。習

染成風。遂至嘯聚。臣等欲委官檢閱。如先有而今圻。先無而今漲。彼此通融。使田糧相稱。與奪適均。脫有強梗不服者。官調邊衛。旗軍舍餘發邊。民發口外。附近衛所子弟家人多賊黨。與假名公差。陰實爲盜。宜從重問遣之。正德六年。朱素卿永壽來貢。求祀孔子。儀注不許。斬人朱澄告言。素卿本臣從子。叛從夷人。守臣以聞。儀部主客以素卿正使釋之。令諭王効順。無侵邊。八年。僧桂梧等來貢。嘉靖元年。王源義植無道。國人不服。諸道爭貢。大內藝興遣僧宗設。細川高



遣僧瑞佐。反素卿先後次寧波。故事凡番貢至者。閱  
貨筵簾。並以先後爲序。時瑞佐後至。素卿奸狡。饋市  
船大監以重寶。先閱瑞佐貨。宴又令坐宗設上。宗設  
席間。與瑞佐忿爭。與相讐殺。太監又陰助佐。授之兵  
器。殺都指揮劉錦。大掠寧波。素卿坐叛論死。宗設瑞  
佐皆釋還。給事中夏言上言。禍起于市船。主客遂請  
罷市船。自是番貨至不得市。輒賒奸豪家。久之奸豪  
欺負日積。番人坐索不得償。遂出沒海上爲盜。諸負  
貨者利其速去。以危言嗾官府出兵捕之。番人益怨。

恨大肆殺掠。而國中又多爲之嚮導。於是工忤瘋徐  
必欺毛醢瘋之徒。皆我華人。稱王海島。攻城掠邑。浙  
東大壞云。游夷佛朗機。逐滿刺加國王。蘇端媽末而  
據其地。遣使人貢。請封會滿刺加使者爲昔英等。亦  
以貢至。請遣將助兵而復國。禮部議佛朗機初非貢  
國。侵奪鄰封。宜絕逐之。仍諭暹羅諸夷以救患之義。  
初佛朗機人別都盧。恃其巨銃利兵。率屬疎世利等  
千人。駕五大舟。寇新會縣之西草灣。百戶王應思截  
之。生擒別都盧。以梟。二十八年四月。巡視浙江都御

史朱統疏報詔安之捷。因言閩賊蟠結已深。變且不測。臣議得所俘偽千總李光頭等九十六人。交通內應。卽以便宜檄都指揮盧鏗。海道副使柯喬斬之下。巡按勘覈已。御史陳九德劾統不俟奏覆擅專刑戮。請治其罪。坐鏗及喬等初都御史朱統既報浯嶼擒獲夷王之捷。隨奏夷患率中國並海居民前後勾引。若長嶼喇達林恭等往來接濟。若大擔嶼姦民姚光瑞等無慮百十餘人。今欲遏止將來之患。必須引繩排根。永絕禍本。乞下法司以正憲典。威奸慝者。統尋

去任。都察院議下。雜捕奸徒。並土豪爲淵藪者。大彰國法。仍移檄各處。有能告捕魁惡者。重賞首改自新者。聽免本罪。且浙福海患相沿。出此入彼。宜令輔省諸臣一體施行。報可。按上海之事。初起內地奸商王直。徐海等常闖中國財物。與番客市易。皆主餘姚謝氏。久留之。謝氏頗抑勒其值。諸奸索之急。謝氏度負多不能償。則以言恐之。曰。吾將首汝於官。諸奸既恨。且懼。乃糾合徒黨。夜劫謝氏。火其居。殺男女數人。大掠而去。縣官倉惶申報。列司云。倭賊入寇。巡撫統下

令捕賊甚急。又令並居民有素與番人通者。皆得自首。及相告言。於是人心洶洶。轉相告引。或誣良善。而諸奸畏官搜捕。亦遂勾引島夷。及海中巨盜。所在劫掠。乘汎登岸。動以倭寇爲名。其實真倭無幾。時承平日久。人不知兵。一聞賊至。卽鳥獸竄室廬爲空。官兵望風奔潰。蔓延及閩海浙直之間。調兵增餉。海內騷動。朝廷爲之盱食者六七年。至竭東南之力。僅乃勝之。蓋患所從起者微矣。給事中汝橫往勘。朱統曰。諸賊已擒。又不分番民首從。擅自行誅。使無澤并爲。

魚肉。誠有如九德所言者。統旣身負大罪。反騰疏告。捷而鎗喬復相與佐成之。法當首論。其冒功坐視諸臣。通判翁燦指揮李希賢等。罪次之。指揮汪有臨。知府盧壁。叅政汪大受。又次之。拒捕番人。方叔擺等四名。當處死。餘佛南波武者等五十一名。當安置。見存。迺番奸徒。當發配發遣。法司如覆。統鎗喬遂逮付獄。燦等下巡按御史提問。有臨等奪俸有差。統爲人精。廉勇于任事。開府閩浙。首嚴通番之禁。海中肅清。走馬溪之役。雖張皇太過。然勘官務入其罪。功過未明。

純竟坐憂憤仰藥而死。公論惜之。是時閩浙中大有  
力者。以賊艘爲外府。歲私貢有額。夜輸無算。率視等  
夷。略無文網之懼。不逞者健羨靡然從風。而沿海貧  
民。貿易之利。所得於賊。每得利市三倍。卽火器刀鋌  
諸禁器。必先製完好。闖出以資之。而統務批其根。卒  
以不免。三十一年倭流劫台溫寧紹破黃巖縣。七日  
而去。巡按林應箕曰。國初馭制番夷。至爲周密。後以  
海波不驚。戒備漸弛。伍藉日虛。樓櫓朽敝。遇警輒借  
漁船應敵。號曰私哨。而官船廢矣。前都御史朱統議。

招福清捕盜船隻。勦治有效。因量留福船四十餘隻。分泊海濱。其台州海門衛。實黃巖之外障。故以福船十四隻守之。節年所憑恃者此耳。近海警益數。海道副使丁湛文將福船盡數遣歸。其原設官船既壞。仍雇募漁船以資哨守。兵非慣戰。船非專業。開警輒逃。全不足恃。以致羣盜鼓行。失事之誅。湛當首坐。得旨逮之。三十二年倭犯溫州。叅將湯克寬斬其二十八級。賞之。三月海賊汪直糾漳廣羣盜。島夷大舉。自台寧及蘇松至淮北數千里。同時告警。屯于浙昌國。



參將俞大猷舟師攻之始解。時有失舟倭四十人突  
至乍浦平湖海鹽之境。官軍遇之皆敗。十有六日奪  
舟而去。賊犯松陽。知縣羅拱辰禦之。俞大猷邀擊。斬  
首九十六。參將湯克寬圍賊於獨山民家。以火焚之。  
賊半死。餘遁于海。七月巡撫應天彭鵬巡視浙江都  
御史王忬各以倭寇出境。浮海東。遞來聞。倭自閏三  
月中登岸。至六月中始旋。留內地凡三月。若太倉海  
鹽嘉定諸州縣。金山青山錢倉諸衛所皆被焚掠。上  
海縣昌國衛南匯吳淞江乍浦嵎與諸所攻陷。崇明

華亭青浦象山嘉興平湖海寧臨海黃巖慈谿山陰  
會稽餘姚等縣。焚蕩略盡。向來江南繁盛安樂之區。  
驟然多故矣。九月。崇明南泊失風倭。三百人不能去。  
遠近震恐。湯克寬班師守之。敗績于南沙。復追擊于  
寶山。斬首七十三級。有倭失風。飄于福興。化流劫太  
守董士弘。指揮張練。糾民獵戶。熾之時。諸島寇舟倭  
居十三。而國中叛逆居十七也。三十三年。倭犯太倉。  
攻松江縣丞劉東陽死之。轉掠于蘇。湯克寬斬擊于  
洵港。百有八十。倭薄通泰。焚掠鹽場。漂入青徐界中。

全邊略記

卷九

三

山東俱震。四月倭寇嘉興。叅將雷鏜敗績。周應禎、李九律、薛綱、宋應瀾死之。遂陷嘉善縣。副使陳宗夢既禦倭去。入乍浦。犯寧海。千戶洪岱、文昌齡、王烈俱戰而殞。南兵書張經言。國初凡閩浙濱海之區。陸有城。守。水有戰船。故百餘年來。寇不爲害。其後法弛。弊生。軍士有納料放班之弊。於是強富者散遣。老弱者哨守。船壞亦棄不脩。寇得乘之而入。請預集兵船。以守要害。追補納料軍士。以實行伍。請理積歲料銀。以造戰船。上命張經往總督之。給事中王國禎等言。比

本兵議上禦倭方略。欲以重賞招降賊首汪直等。臣竊疑之。臣聞勝國末海濱多警。東南巨寇有狹至漕運萬戶及行省叅政者。迄終無救。何者其心不服。而爵祿不足以歆之也。殷鑒俱存。奈何復效。今四方羣盜所在蠭起。皆幸朝廷不誅。無所創艾。就使部議得行。降一王直。未必不生一王直。古帝王招撫。不過脇從罔治耳。渠魁未嘗宥之。使渠魁來歸。宥賞以爵。是賞以勸惡。人誰不爲。夫吾使民皆趨爲惡之利。非國家之福也。兵部曰。臣聞王直本徽人。故與浙人徐。

惟學李大用輩。通番入海。既而悔之。嘉靖二十九年。八月中。嘗爲官軍捕斬海寇陳嶼主等。及餘黨二三百人。欲以自贖。是時有司不急救之。遂貽今日害。故臣等欲倣岳飛官楊么黨黃佐故事。懸以重賞。使歸爲我用。以賊攻賊。非敢輕授王爵。示之弱也。上以國禎等言爲是。漕運侍郎鄭曉奏倭寇類多中國。其中。有勇力智謀可用者。每苦資身無策。遂甘心從賊。爲之嚮導。非包荒含垢。早圖區處。必爲腹心憂。今議者。一曰復市。舫便。一曰嚴誅。勦便。夫市非禦夷之體。

誅妨好生之德。臣愚欲乞 聖明廣收武勇。申命各撫按等官。於軍民白衣人中。每歲查舉有膂力膽略智謀者。十餘人。以義勇名色。月給食米一石。令無事率人捕盜。有事領兵殺賊。立有功劳。量議官職。不然恐數人後。或有如盧循孫恩黃巢王僊芝者。益至滋蔓難撲滅矣。臣又聞洪武中。倭奴數寇東南。傍海州縣。浙江一省。旣遣信國公和 湯築城。又遣魏國公輝祖 徐江陰侯高 吳練兵。又遣都督商嵩楊文劉德出戰。又遣都督於顯出海巡倭。此皆上公元侯謀臣宿

將猶且遲之數年。未得寧息。復遣南寧侯庸。趙招撫沿海漁丁島人。鹽徒蛋戶。籍爲水軍。至數萬人。又遣萊州府同知趙秩。禮部員外郎呂淵。宣諭倭奴。至洪武二十五年以後。海夷始靜。不得泄泄付之無何而已。倭犯吳江。指揮夏江中流矢死。流劫嘉興。叅將俞大猷敗之。斬首二十三。又敗之長礁。斬首十有八。八月南太僕章煥言。比者江南之變。起于內地游民利賊重貨爲之嚮導。我兵倉卒無備。徒手搏戰于溝塍沮洳之鄉。故每出輒敗。夫兵者因地形者也。今六七

郡間一村百落皆爲戰場。敵形至難制者也。郡縣官相率閉城。使各鄉兵當賊左矣。令急築城堡於諸鄉。使固守于郡縣以待戰。今新設軍門。止以空文遙制千里外。如兒戲耳。法莫如重將。重將當自軍門始。使叅佐徧裨一稟束約而後兵可使。亂可定也。政體不素立。郡縣之與督撫相視如客。率然臨變。上官漫督之。而主者亦漫應之。軍情則苦愉不調。官帑則出入無稽。或一人兼數人之食。或數日無一餐之飽。或一家而數役迫之。或一人而數官臨之。目睫間已成胡



越況百里之外哉。夫調兵非計也。臣謂訓練主兵。宜募粵楚青齊近海丁壯。及罪謫者。居之海墻。給配田宅。使之土著而忘其鄉。計無便此者。外賊易見。內賊難知。東南大變。皆奸民釀之也。治外賊以兵。治內賊以誠。倘郡縣得人如龔遂者。示寬大。布恩信。問疾苦。時循拊反側者。將反本而呼天。何變之能生。時倭屯于柘林。而募兵叅將李逢時許國。以山東槍手六千人。遇賊于新涇橋。追斬八十餘人。許國仍從間道襲賊。伏起。拊揮劉勇陷陣死。我兵大潰。詔卹死事者。

以沙兵沙船。付僉事任環督之。令山東兵還倭犯海門。兵備張景賢殲其衆于呂四場。海賊犯潮州。指揮黑孟陽擒斬以二百計。三十四年二月。先是工部侍郎趙文華疏陳備倭七策。疏下部復。謂祀海神降德音。增水兵募餘力。察賊情。俱裨軍政。請下督臣酌行之。其差田賦。恐致擾。不必別遣。會崑山致仕侍郎朱隆禧奏。請添設巡視福建都御史。竝開互市之禁。上諭閣臣曰。南北兩欺。本兵若罔知者。文華隆禧二臣疏似不同。從奏者當有依焉。今南破北虛。祖宗

養教恩深。豈以怨讎而忘先德。卿等其集兵部科臣。示朕此意。令就忠獻以告。於是兵尚書聶豹等震懼。請罪言文華之疏。臣度可行者已奏可之。其事有窒戾者。亦復疏陳其略。至隆禧奏設巡視科臣。謂官多民擾。其云開互市。科臣亦謂示弱。兼以北虜之市爲監。皆駁寢之。昨歲文華已有市舶之議。臣惟祖制絕倭朝貢。不開市舶。良有謂也。得旨。南北兩欺。倭殘尤甚。豹等何有忠獻之告。豹益惶懼。上便宜五事。上切責其摭拾舊文。各降奪有差。蓋本兵豹不議。

遣文華故也。初文華條便宜首請遣大臣祭東海。禮部復如其言。上以問大學士嵩。嵩言遣大臣往祭。卽令察視賊情。訪求長策。或卽用文華亦可。上乃命文華往。文華本嵩私人。復自以奇袤術得幸於上。旣出。憑寵自肆。所睚眦卽立催仆之。百司望風震懼。奔走供奉。恐後。公私財賄。填入其室。江南爲之困敝焉。至於牽掣兵機。顛倒功罪。以致紀律大亂。戰士解體。雖徵兵半天下。而賊勢愈盛。皆嵩引用匪人之罪。四月趙文華至松江祭海神。時倭據川沙窪柘林。

爲窠經冬涉春新倭日至。地方甚恐。及狼兵至。人心稍安。總兵俞大猷遣遊擊白汝等遣狼兵數隊往來哨。賊乘隙邀擊。稍有斬獲。文華謂狼兵果可用。厚犒之。激使進勦。至潛涇遇倭數百。與戰不勝。頭目鍾富黃維等十四人俱死。衆兵失亡甚衆。於是狼兵不足畏。復肆掠如故矣。巡按胡宗憲請以日本貢不及期。遵例阻回。令有司移檄其王。問以島夷入寇之狀。詔曰。可。永順宣慰司彭翼南保靖宣慰奇彭蓋臣各統土兵三千至松江柘林。賊過金山。我兵大潰。犯常

然知縣王鐵。斬首百五十。遂奔江陰。叅政張景賢督于狼山。敗其倭巢。柘林倭新倭四千餘。犯嘉興。叅將盧鏜督狼兵于石塘灣大敗之。賊北走。總兵俞大猷以永順兵追擊。共斬一千九百有奇。東南旗鼓此其第一功云。御史屠仲律曰。海賊稱亂。起於負海姦民。通番互市。夷人十一。流人十二。寧紹十五。漳泉福人十九。雖槩稱倭夷。實多編戶之齊民也。臣聞海上豪勢爲賊腹心。標立旗幟。勾引深入。陰相窩藏。展轉貿易。此所謂亂源也。可設險防拒者。姑自浙東西大江。

以南濱海數郡言之。入平陽港。則近金卿。入黃花澳。則近盤石。而逼溫州。入海門。則越新河而冠台州。入寧海關。入湖頭灣。則窺象山定海而瞰寧波。入三江口。則搖尾於紹興。入鯨子門。則垂涎於杭州。入乍浦峽。則流毒於嘉興。入吳淞江。則犯松江。入劉家河。入七丫港。則扣蘇州。此其大勢也。中間經行。或潛形於馬蹟山。或遞跡於大七洋。及大小衢。上下川。則其要害也。此沿海諸郡之通患也。故守平陽港。拒黃花潭。據海門之險。則不得犯溫台。塞寧關。絕湖頭灣。遏三

江之口。則不得窺寧紹。把鯨子門。則不得近杭州。防  
吳淞江。備劉家河。七丫港。揚武馬蹟大七洋。大小衛  
上下川諸險。則不得掩蘇松嘉興。此地險也。近日徵  
調各處民兵。遠近四集。徐邳山東永保川廣及軍門  
編調各府義勇。無慮數萬。然師老財殫。竟不克膚功  
之奏者。請指其弊陳之。先發後行。尅期始動。前軍未  
啓。先聲已聞。一也。謀不預成。計不先定。冥行突進。動  
陷伏中。二也。守不據險。屯不列要。奔急救難。賊逸我  
勞。三也。兵不專一。主客雜聚。卒遇狡賊。易衣變飾。突



然來前不能別識四也。兵不素統將不預設。一遇有警卒然命官。本以烏合之人。帥以未識面之將。五也。法令姑息。紀律不肅。進有必死之恐。退無伏鑽之虜。畏敵而不畏將。六也。地形不習。險易不識。趨利不及。避難不早。七也。糧餉不儲。芻料不周。遠兵勞役。撫恤未至。枵腹待斃。窮愁思歸。八也。士不精選。勇怯無辨。前擊後解。謹然而散。雖悍夫勇士。或以無援而力屈。或見先奔而膽喪。九也。地狹人衆。不能旋轉。互相排擠。雖有勇敢。無以效其所長。十也。十弊不去。雖頗牧

操刃。責育執戈。終莫能濟。沿海各沙民。鹽徒打生手。及村壯悍夫。皆勇敢可用。然多樂效用私室。而不樂報名公家。何者。公家勢遠而文繁也。豪民保村里。則有餘充行伍。則無益。何者。行伍人多。而心力渙也。順其情。相其宜。振作鼓舞之。必有妙術。近蘇松嘉湖之民。嘗有糾集智勇。乘賊怠玩。或掩其昏暮。間能殺賊。奪其輜重者。隨爲官軍。劫財奪功。夫居民出百次之力。卒被劫奪。曾不獲分毫之報。激衆怨。失民心矣。行民團結。自相防護。志在全家保妻子耳。有司輒謂其

能遂報名入官。以故人各畏避。不敢復謀拒賊。此更沮其氣。而抑其忿也。請諭地方官。凡義民不願在官者。不得一切附報。嚴禁官軍。不得攘奪民功。斯民見利而動。無畏而奮。將各思所以自效矣。倭寇山東日照。至淮安。副使李政攻之。斬四十五。又倭千人犯蘇州。蔓于江陰。無錫間。總督直隸浙福右都御史張經。以平望王江涇大捷來聞。先是趙文華疏經玩寇。有旨逮經。至是捷音至。兵科李用敬閭望雲顧弘潞袁世榮高敏學等。因言經弭悞失事。罪之誠當。今獲

首功以千計。倭奴奪氣。我兵激奮之時。宜乘勢搗柘  
林川沙窪之災。以殲醜類。若復易帥。恐悞機會。上  
覽疏大怒。手批之曰。張經欺怠不忠。聞文華之奏。方  
此一戰。是何心也。此輩黨奸惡。直沮法恣。上命各  
杖五十。黜爲民已而。上心疑之。以問大學士嵩。嵩  
言此事。臣昨問臣階。臣本二臣。松浙人。皆言經養寇  
損威。殃民糜餉。昨狼兵初至。氣銳。經禁人不進。瓦氏  
憤曰。我自備軍糧。不效尺寸。何以歸。文華憤不能平。  
與御史胡宗憲合謀督兵追賊。經聞繼至。文華忘身。

狗國宗憲勇敢有膽。此上天垂祐所致。上乃遣官  
賜文華銀幣。方文華發疏時。永保兵已至浙。其日卽  
有石塘灣之捷。蓋經以兵機貴密。文華宗憲輩。佻淺  
不輕與言。今戰勝。嵩乃言文華宗憲合謀。督兵擐甲。  
經乃後至。殊失事實。狼土兵實服經威名。經被逮。衆  
志卽泮。渙周琬楊宜皆庸駑。非濟變才。且受制文華。  
宗憲由是倭患日新。而狼土兵復爲地方所苦。東南  
愈不可爲矣。兵備任環。總兵俞大猷及永順兵。繼倭  
於陸涇壩。得級二百七十。又敗之于王江涇。斬級千。

任環又敗之于常熟金山。共級三百五十。趙文華以聞。上給宣慰賞。常熟尹王鐵及鄉官叅政錢泮爲賊所掩喪于軍。詔贈以卿。蔭其子錦衣。予祠祭。倭犯紹興。鄉御史錢鯨見殺。遂流劫杭州。俞大猷水戰于遮洋。得級百有三十。倭犯黃浦。殺遊擊周藩。于是巡按周汝斗彈劾總督大帥以下玩寇狀。上責曰。近日江南調至狼土諸兵。不爲不多。督撫官遲疑觀望。養寇貽患。新賊繼至。合勢愈熾。又欲增調。不過假此遷延。奚有實心平賊之忠。江陰知縣錢鏞死于賊。

陷九里山。伏中。贈廕有加。三板沙倭出洋。任環俞大猷擊之于馬蹟山。斬級九十三。是日倭屯嘉定民家。環投火焚賊。盡燒之。總督周琬禡爲民。以楊宜代之。革巡撫李天寵。以胡宗憲代之。副使王崇古斬蔡涇倭于靖江。四十首。餘者焚之於民宅中。高埠逃倭爲浙兵逼。由濠嶺入歙縣積溪。流旌德。過涇縣。破南陵。官兵來援。引弓射之。賊悉手接其矢。諸軍騁潰。蕪湖縣丞陳一道父子俱死。嗟乎。零賊僅六十七人耳。所過莫可誰何。縱燎蕪南岸。渡北岸。商民登屋以瓦石。

灰甕下。賊奔去。趨太平。時操江都御史史褒善駐太  
平。督鄉兵義勇禦之。大敗。城中人斷浮橋而守。賊往  
江寧。指揮朱襄戰死。直趨南京。我兵不敢對。自城上  
投之以火。城中亦獲其間諜。賊引去江南。金涇許浦  
白茆之倭。爲俞大猷劉鎰沉其舟。殲首百有五十。颶  
風大作。賊溺亦互溺焉。南京倭由秣陵關入溧水。所  
至望風先潰。遂入城。流溧陽。趨宜興。一晝夜奔二百  
里。至潞墅。都御曹邦輔圍之柘林。倭出海爲僉事董  
邦政所擊。前後追于寶山。百六十有八。倭流至華亭。



及太倉指揮張大綱被殺。邦政領把總婁宇以沙兵  
躡之。及於楊柳橋。盡殪其衆。此自紹興狼奔豕突。數  
千里歷八十餘日。始滅矣。時趙文華以蘇寇之捷。已  
不得與爲恨。見調徵咸集。妄謂陶宅之爲柘林餘孽。  
也可一麾取。浙撫胡宗憲阿文華意。大言寇不足平。  
文華喜。營于松江之磚橋。約應撫曹邦輔。兵分四道。  
賊悉銳來衝。浙陣先潰。直陣亦陷。伏中自是賊勢益  
熾。台州亦有倭艘。叅將盧鏗擒其烏魯美。斬計四十。  
而三舟盡殄。兵備剴盡。亦督五千人來攻陶宅。不克。

應撫曹邦輔以許墅之捷聞。而叙董邦政芟刈之力。文華被陶宅挫衄。忿甚。乃委過于邦輔。邦政曰。趨易。遜難。僥倖功。級乞加。究之。部曰。所謂遜難。陶宅也。所謂趨易。許墅也。籌量聲勢。難易何分。以流劫之剽悍。濟屯聚之蕃衆。益復芟矣。尚俟事平。總較功過。詔下。邦政于督臣逮問。初。文華聞蘇冠得減。趣赴蘇。攘爲已功。比至。則應撫露布行矣。文華遂大怒。乃以陶宅玩寇。坐輔政。而督臣楊宜心知邦政功重。失文華意。受其嗾。語邦政故違節制。不自保其矛盾云。御史

周如斗言。近日多本地鄉兵之功。而狼苗兵自浙敗。一無足用。川兵未見可否。何卿沈希儀昏眊衰悞。請罷遣二臣。並徵兵之令。上曰可。給事中孫潛言。近見督察侍郎趙文華請罷應天巡撫曹邦輔。總兵俞大猷。進剿在九月十一日。浙江次日方進。則後期之罪不在直隸。矧今蘇松民士謂邦輔實心任事。稱不容口。其前流劫留都之倭。又爲邦輔所滅。功能了然。遽請斥罷文華之意。殆不可曉。時東南用兵。寇勢方熾。臣恐有妨大計。竊謂事權歸一。則責成專。而無彼

此牽制之患。昔者漢祖任韓信專閭外。雖智如張良。不使干與。所以能成大功。方今江南之事。督率不嚴。方略不慎。罪坐總督。錢糧不敷。調遣無法。罪坐巡撫。軍容委靡。戰陳退縮。罪坐總兵。策應不前。田境殘破。罪坐郡縣。簡察無實。功罪不明。或昧機專斷。強人從已。以致撓敗。罪坐督察。上從其言。倭至浙之平陽。衛弁祁嵩。劉愍。閔容。不克而死。倭至福之興化。衛弁楊一茂。及福清弁童乾震。俱被害。詔各贈廕之。周浦寺之倭。川兵遊擊曹克新。斬其百三十級。賊奔入。

川沙寇俞大猷兵備王崇古及于老鶴嘴。截百有七十。遂奔上海。而平陽之倭。劉及劉綱張澄俱死。是時調客兵太多。督撫率無長略。不能以恩威駕馭諸兵。恣睢不奉約束。曹克新所領川兵。得斬二百。鏖戰殊力。大全土兵。筠連拏手奮銳。亦斬七十。乃酉陽兩潰。我軍遂亂。大渡河千戶李燦。成都百戶鄭彥昇死之。諸軍大奪氣。蜀與齊兩兵相鬪。而酉陽大譟。奪舟徑歸。趙文華犒慰之。不敢詰。酉陽兵赴調至九江。行劫並殺其獲。送官曲禮。朝廷惟奪領軍者俸耳。頃倭

自東清犯上虞會稽者。爲典史吳成器所斬。百有二十。三十五年。錢倉之寇。合倭於曹娥江。留守王倫督土司田九霄等。斬其二百首。松江新塲倭。傷我叅將尚允紹。亡卒半千。總督楊宜請大調邊兵。部持不可。宜間淺不足應變。蜀楚粵黔閩越中州青齊軍咸會。宜袖手懲張經之陷。諂奉文華。極其卑慝。文華雖厭薄之。然亦不怒。及土舍彭超之敗。永順目田豐年等皆沒。按臣乘文華意。欲厚宗憲。遂劾奏宜失職。召文華入京。對冠起時苦無兵。今兵集苦無督者。上

以爲然。罷宜而以宗憲代之。四月。昨歲浙江巡撫胡宗憲。請遣使移諭日本國王。禁戢島夷。并招還通番。商犯立功贖罪。既奉。旨。遂以寧波生員陳可願。蔣洲。往。及是可願還言。初。自定海開洋。爲颶飄。至日本五島。遇王直。毛海峯。言日本國亂。王與其相俱死。諸夷不相統攝。須徧曉之。乃可。我輩昔坐通番。以窮自絕。實非本心。乞得通貢互市。願殺賊自効。遂留蔣洲。傳諭各島。而以兵護可願先還。宗憲以聞。且言洲等奉命出疆。法當徑抵日本。偶遇海峰等。于五島。卽爲

所說阻而旋。隱情未可逆覩。乞令本兵議制馭所宜。奉以從事。疏下部覆。東南自有倭患以來。有言悉帆海奸商。王直。毛海峯等。勾引島寇者。有言彼國遭荒米貴。各島小夷迫於饑窘。乃糾衆掠食者。用兵數歲。捕獲亦多。招報參差。茫無可據。直等本我編民。旣稱効順立功。自當釋兵歸正。乃絕不言及。而弟求開市通貢。隱若夷酋然。此其姦未易量也。宜令宗憲等振揚威武。曉諭直等。勦除舟山等賊巢。自明誠信。果海孺清蕩。朝廷自有非常恩賚。俟蔣洲回日。保無他



變。然後議市貢事。疏人報可。倭破慈谿。殺知縣錢煥。鄉副使王鎔。時浙東則慈谿獨慘。餘姚次之。浙西柘林。乍浦。烏鎮。皂林。皆賊巢。前後萬人。江南倭續至。犯瓜儀。流至圖山北。無爲州同知齊恩。舟師迎之。斬百級。至安港。伏發。恩父子嵩。叔等二十一人皆戰死。倭乘勝至金山。殺千戶沈崇。王世臣于江中。遂犯西庵。沈莊。清水。俞大猷。董邦政。擊之。趨浙。早林。佐擊宗禮。帥九百人禦于崇德。三捷。得首三百餘。賊首徐海等皆辟易。稱神兵。會三里橋。陷軍潰。禮與候視何衡俱

死之。是役也。禮驍勇敢前。用寡敵衆。血戰第一功。禮雖陷敗。然海等亦病創奪氣矣。初文華言。殘倭無幾。旋當清蕩。已而海警屢至。因上屢詰懼誅。乃攻李默。誹謗爲脫罪之地。上大悅。陞文華尚書加宮保。嵩因薦文華有文學。宜供玄撰。上不允。及是倭患日甚。浙之東西。江之南北。攻城殺將。羽書日夕數至。部議遣大臣督兵往援。業已命兵部侍郎沈良才矣。上復諭大學士嚴嵩以南地人事物情。再問文華。令備細以實對。嵩知上覺其欺。詞窮且見譴。乃令

文華自以其意請復視師。嵩從中爲言。良才不勝任。江南人引領。後文華至。宜仍遣督察。則諸臣不敢欺。蔽寇滅可期。上乃止。良才勿行。令文華卽往提督。賜勅遣之。文華因奏薦文武官知兵可用者。副留守朱仁守備。朱廕戶部郎中。陳惟舉工部郎中。陳茂禮新補雷州知府。盧孝達原任漳州通判。黃元恭請悉發自隨。與良才舉何鳳郭仁一體效用。蘇松寇自黃浦遯于海。俞大猷以水師斬其三百。寇陷浙之仙居縣。副帥盧鏜從彭溪斬其二百。倭寇復圍浙撫阮

鶚于桐鄉。胡宗憲遣使爲間于賊首徐海。陳東而圍解。海有聽撫意。助官軍擊倭于魚山。再敗之。舟山三敗之。瀝表宗憲奏于行間賞之。浙西寇惟陳東所部最強。久擾新塲。旣而徐海後上。與之合桐鄉之圍。海先在三里橋陣傷。推東前進。久之不克。及胡宗憲間使至。海麾其兵遽退。東不得已從之。於是東遂與海有隙。宗憲微知其情。乃乘間急說下海。使爲內應。海許諾。卽計擒東。及其黨麻葉等百餘人以獻。而自帥其所部五百餘人。離乍浦。別營梁莊。官軍遂圍乍浦。

巢用火攻之。連戰斬首三百餘級。焚溺死者稱是。奪  
回被虜男婦七百餘人。餘賊有遁入海者。指揮鄧城。  
引兵追擊之。沈其舟。無一人得還。趙文華。胡宗憲。阮  
鶚。以乍浦捷聞。時浙東仙居。浙西桐鄉。二大寇略平。  
其分掠海門者。把總張成已敗之。北寇流人常鎮者。  
總兵徐珏等敗之。及蘇松寧紹諸處。相繼告捷。賊勢  
日衰。徐海既縛獻陳東等。退屯梁庄。聽撫時索船索  
賞。進退未決。其部衆無所得食。稍出營擄掠。至是官  
軍四面俱集。保靖容美兵自金山至。永順兵自乍浦

至趙文華遂欲乘勢勦海。執海衆劫掠爲詞。使人責問之。海知有變。乃阻深塹自守。爲迎戰備。信好旣絕。我師遂薄賊營。會大風縱火。諸軍鼓譟從之。海等窮迫。皆闔戶投火中。相枕藉歿。於是浙直倭寇悉平。九月趙文華奏上功次。請錄土司彭蓋臣彭翼南彭明甫彭守忠等。及文武將吏績。祭告郊廟。上嘉悅。陞賚有差。三十六年江南自乍浦沈莊捷後。浙直悉靖。惟寧波定海舟山據險結巢。時土兵狠兵北兵萌兵已遣歸。而川貴所調麻寮大刺鎮溪桑植六千人。



總兵俞大猷。經營舟山之賊。夜大雪。賊出銳攻殺土官莫翁。送諸軍競怒而進。以棕簑捲火擲之。斬首百四十餘。悉死。勅賞賚有加。時新倭復犯江北如臯。敗之。凡二千。流劫海門。犯高郵。掠揚徐。入寶應。衝天長。都弁田沃岳。君寵皆死。敗趨盱眙。突泗州。由鹽城。至廟灣。破清河。安東兵備于德昌。叅將劉顯率苗兵殛其渠首。得級百。賊焚溺者衆。遜于刀門港。命侍郎江東督山陝保河兵。往淮揚行剿。舊督楊宜之遣鄭舜功者。流于日本。豐後。蔣洲之宣諭。終不得見王。

亦僅至五島山口。豐後而止。其都督源義長遣僧德  
揚等護之歸。具方物奉表稱罪。欲修貢。初。蔣洲之再  
往入倭也。徧歷諸島。披誠勸諭。倭衆唯其言是從。又  
聞徐海誅請貢。益堅洲以是年五月歸。稱與直舟同  
來。洲至而直未至。人疑其詐。巡按周斯盛請罷貢罪  
洲。文華在工部。力言洲無他。而禮部僉廷議皆是。  
按臣乃命罷貢。治洲。洲既逮。陳諭倭始末。及言直以  
誠來。其未至必舟阻耳。九月。直至。泊兵定海。初。同洲  
來。實以颶風損舟也。宗憲乃使人招直。願見洲。洲方



對理。疑觖望不遣。遣千戶夏正質舟。直素與正善。恃質。遂詣軍門請罪。具言其與洲戮力狀。乞得靖海中自效。宗憲慰籍之。使居閒館候命。陰束縛之。直義子毛臣聞直至。殺夏正。率其徒叛入舟山。論討直功。宗憲加宮輔。夏正廕子指揮。蔣洲既釋罪出獄。竟窮死。汪直與羅龍文。宗憲皆徽人。相信。直因以十萬金托龍文。餽嚴嵩父子。冀得授指揮銜。時浙中三司與巡按周斯盛議汪直葉宗滿背華勾夷謀叛。王汝賢越關出境。通應解獻。闕庭顯戮市曹。其孽禍原在海。

王汪直葉宗滿就彼梟示王汝賢處絞各犯妻妾及子解京給付功臣家爲奴。嵩父子受賄欲擬投降宥死。且言聖意欲如此。三法司等執稱直等率衆攻破城池殺傷文武將吏軍民百萬。明是謀反。今作謀叛。已非正律。嵩曰旨下再議。三法司曰再議則用反律。豈可減乎。嵩曰原著兵部會法司。法司從兵部議可也。皆曰兵部卽議末減。法司亦不敢僉名。嵩父子拂然不應。竟票旨云汪直背華引夷罪逆深重。著就彼處決梟示。葉宗滿王汝賢旣稱歸順報效。饒

死發邊衛充軍。嗚呼。威望之勞臣。身首異處。而渠魁幸全。軀荷戈。然則張經。李天寵。求如宗滿。汝賢。二盜之多金。庸可冀乎。三十七年。新倭大至。廣東千戶魏岳。高洪死之。犯溫台。及興泉。同時登岸。破福清縣。執知縣葉宗文。舉人陳見學。訓鄔中涵。罵賊而死。攻惠安縣。尹林咸登陴守之。五晝夜不克。往焚南安縣。而林咸乘勝追之。陷伏中沒。叅將尹鳳衝倭之給艘。所斬幾二百。虐焰少熄。浙西倭分掠樂清。永嘉。指揮劉茂。朱廷鑰。千戶周賓。俱陷于白塘港。鄉官僉事王德。

見殺。詔治失事者。並優蔭死事者。倭復破福清。南安二縣。初宗憲誘直下獄。毛海峯遂與直絕。與倭日妙善等列柵舟山。阻以岑港。海中苦毒霧。賊憑高死鬪。我兵不得利。倭犯浙象山。副使譚論戰于馬岡。斬其七十餘級。舟山殘孽。福住柯梅宗。憲陰縱之出海。播害閩廣。倭旣泊于沿嶼。閩人大譟。謂宗憲嫁禍也。南臺李瑚劾之。宗憲疑俞大猷以閩故。相爲漏其情。於是謾罪大猷。以自希得。旨逮繫猷等失機狀。新倭大至。攻福安。破之。廣倭來往漳浦間。而舟山之孽。

結賊洪澤珍。尚屯浯嶼。新舊寇偏海上。閩將黎鵬舉敗倭于七星山。斬首六十七。福州府遂得全。續有倭犯江南。崇明江北通州指揮張如敗績。顏盧鏜引兵哨遇之。殲其百三十人。寇斂入三沙。不出江北。副使劉景韶同遊擊丘陞三戰三捷。丁堰如皋海安。其得級百盡銳。復攻于潘莊。又得級二百。自南河以來之寇。至是勦絕。廟灣之倭。合攻淮安。巡按李遂督曾克新大戰于姚家蕩。斬首五百四十餘。劉景韶復擊于卽莊新洲。斬其百二十首。以火攻之。復得二百十六。

流劫之賊悉死。惟是廟灣據險固守。我兵環而攻之。李遂填撫鳳陽。堅以水陸斷其糧道。用圍困之計。而通政唐順之視師來。謂寇不宜玩。環甲持矛入險。失利順之乃以經略三沙行。我兵百計挑戰。賊終不出。劉景乃夷樹填壕。焚其舟。圍之數月。賊因夜雨。遯入舟。順風去。我兵據其巢。頗有斬獲。江北悉平。兵部因寧紹溫台之警。駁督臣宗憲曰。往歲舟山逐勦幾盡。謂靡子遺矣。春汛一臨。羣然四集。無慮數萬。豈盡島夷哉。方其煽亂。謂之來。及其少熄。謂之去。乘其少挫。

謂之捷。幸其他往謂之安。征調催科。將致生變。宗憲等重寄。其若之何。上切責之。倭坐浯嶼經年。圍福州郡城。一月餘。賊破永福縣。至是毛海峯移衆南嶼。建屋而居。唐順之往三沙。而宗憲亦檄官軍。令綜出海擒斬。以百遂奏捷音。三沙倭突海門。將犯揚州。劉景韶等縱火併力。得級三百。賊勢餒頓。值江南副帥劉顯以銳卒千餘來。李遂恐垂成之功。互攘致債。乃檄諸兵盡屬之顯。白駒茅化七竈諸處。各斬首四百餘。其衆悉殄。永福倭出梅花洋。裨將尹鳳張僑分艘。

擊之迫于橫山。前後二百有九十。總督宗憲閩撫之  
報捷者一千五百六十餘級。方蒙獎賞。而福清長樂  
及王麟賄港之罰。又繼報矣。三十九年倭寇六千人。  
流劫潮州福建以亂。募調廣兵多輕剽。無賴驕蹇。犒  
資不壓所欲。卽鼓行爲盜。自沙縣將樂攻泰寧破之。  
守弁王址劉兆元戴權俱死。而閩撫劉燾張大其詞。  
曰四五月間。新倭合於濂澳。月港之鯨。臣初驅戮再  
下興泉。凡斬七百有奇。溺焚倍此。部敘燾功第一。四  
十年潮州肩大城所。蓋客兵挾之爲祟。知府何鏗追



捕海夫劉伍等擒斬二百有差。宗憲奏報浙倭蕩平。戰海者六戰。陸者十有二。前後計一千四百二十六人。叅將戚繼光爲最云。四十一年倭大至。自浙來者。合福寧連江賊攻陷壽寧政和寧德諸縣。殺指揮齊大祥。自廣來者。合福清長樂賊攻陷玄鍾所。殺遊擊倪祿。延于龍巖松溪大田之境。戚繼光劉顯旣連破賊于平港。宿寇盡平。及引兵還浙。而寇合攻興化。匝月。陣卒勞罷。賊夜以布梯薄城。開門。城中始覺。叅將畢高叅將翁時器縋城宵遁。同知奚世亮爲賊所害。

四十二年閩撫游震得告急。乞以戚繼光駐北路之  
福寧州。以義烏兵隸之。俞大猷駐南路之月港。以歐  
陽深謀之急起。參政譚綸領浙人三千。而令兩廣軍  
門張臬。搗其南灣之巢。時劉顯來援興化。見其勢盛。  
屯於江口。興化素仰顯威名。冀滅此朝食。而顯坐以  
相機。共坐舠望矢。興化倭陷平海衛。殺歐陽深。遂轉  
掠寧德。已四陷之。劉顯俞大猷邀擊于遮浪。斬首五  
十。而戚繼光浙兵至。夾擊于平海。大破之。斬首二千  
二百餘。福州以南諸寇悉平。閩撫譚綸以平海捷聞。

武臣則繼光居最。文臣則汪道昆。萬民英等。義士則許朝光。劉文敬等。部酌敘之。四十三年。總兵戚繼光。擊仙遊餘寇。盡破之。王滄坪斬首數百。遂奔漳浦。繼光自持短兵。分爲五哨。緣崖披荆。又斬數百。其零賊流入廣。初歸善縣盜溫七。伍端敗謝叅將之陣。未幾七被縛。端詣軍門。求自效。端卽所謂花腰蜂也。粵撫吳桂芳。粵帥吳繼爵。受其降。爲前驅。圍倭于那塘。焚斬四百。上嘉賚之。閩寇之流粵者。適土漢兵大集。俞大猷湯克寬。設伏以待。梟斬約二百人。所得零賊。

又千餘。倭乃燼四十四年。倭至江北。副帥郭成。沈其  
舟。所斬百三十。倭入浙。台山及福寧。賊繼光斬其三  
百。先是視師。通政唐順之條海上事。有曰。國初海島  
近區。皆設水寨。今雙嶼。烈港。浯嶼。諸島。海賊巢據者。  
卽其故地。沿海衛所。軍伍素整。屯田亦多。及金塘。王  
環。諸山。膏腴幾萬頃。皆古來居民置鄉之所。悉皆墾  
種。浙廣福三省。原設三市舶司。所以收其利權。操之  
于上。使奸民不得乘其便。今數者已廢壞。宜令諸路  
酌時修舉。浙撫劉畿言。寧波舊設市舶司。聽其貿易。

征其船稅行之未幾。近奸侵利。故議裁。今征安焉。又  
欲議復。海上港口多。而兵船少。此釁一開。島夷嘯聚。  
有不可勝言者。戶部亦以爲然。事遂寢。四十五年。官  
軍圍海賊吳平于南澳。已大破之。會俞大猷部下  
湯克寬等趨之不利。平走樟林。按臣劾大猷。罷之。命  
戚繼光兼制潮惠事。隆慶六年。廣倭犯新寧。高雷官  
軍與戰。烏澳。俘斬二百。以捷聞。萬曆三年。倭寇廣東。  
總兵張元勳破之於電白。二十年。命出師援朝鮮。朝  
鮮雖爲中國屬國。故亦臣附日本。日本酋平秀吉起。

自人奴。累以雄傑善兵。致位關白。將謀篡國。命行長平秀嘉清正等。率舟師直逼釜山。陷慶尙。掠開城。分陷豐德諸郡。朝鮮人望風奔潰。王李昫棄王京。走平壤。復走義州。願內屬乞援。日本清正出平壤。西復朝鮮。王二子駐兵咸鏡。督撫以聞。本兵石星議遣人探之。翰林董其昌以妾父黃應暘薦。有言其狡。乃用嘉興人沈惟敬。奉帖諭朝鮮王。別令副將祖承訓。史儒將兵渡鴨綠。抵平壤。拔之。倭酋平秀吉廢山城。自號大閤王。改天正二十年爲文祿元年。祖承訓兵至。

平壤爲倭兵所殲。史儒死之。石星募能入倭關說者。沈惟敬請往宣諭。遂抵平壤。行長令牙將以肩輿迎之。執禮甚卑。稱秀吉曰。大閣願入朝。與朝鮮並爲外藩。惟敬歸報。石星以聞。加惟敬遊擊。往諭倭撤兵歸島。以侍郎宋應昌爲經略。郎官劉黃裳袁黃爲贊畫。以李如松爲東征提督。時趙志臯當國。張位新叅。志臯虛已。馮之位引楊一清翟鑒故事。欲經略東陞。志臯故畱之。石星乃推宋應昌。位頗不悅。宋請薊遼兵將。星希位意。用如松。而應昌已遣惟敬入平壤歸矣。

如松至軍。大會文武將吏。見惟敬而叱之。叅軍李應  
試請問曰。君何不藉惟敬給倭封。而陰襲之。此奇計  
也。應昌如松以爲然。遂誓師東渡。二十一年。沈惟敬  
三入平壤。約以新正七日。李提督齎封典。過肅寧館。  
行長命牙將二十人來迎。副將李如松。易倭寡。伏甲  
士擒之。倭驚潰逸去。僅殺三人。以首捷報。倭將還告  
行長。問惟敬。惟敬曰。必通事達情。兩誤耳。行長令親  
信小西飛禪守藤。隨惟敬謁如松。如松加撫遣歸。平  
旦。行長竚風月樓候瞻。然節倭俱花衣。夾道迎候。如



松分布將士。整營入城。諸將畏倭。逡巡莫入。形遂露。倭急登陴拒守。如松麾兵攻之。諭諸將無割級。南將吳惟忠奮勇登城。倭退保風月樓。夜半行長履兵渡大同江。還龍山。旦日如松入城。遼人竊級上首功。南人西人皆無級。一時譁然。贊畫袁黃面折如松。以三不可。經略乃令遼人均功。與南西軍并以一級敘。惟敬名下。以大捷聞。遼人之竊級也。多朝鮮人腐首。朝鮮人恨之。訛曰。倭棄王京遁矣。如松信之。輕騎趨碧蹄館。馳至大石橋。馬蹶傷額幾死。倭人圍之。僕夫李

友昇力戰。援如松出圍。遼兵過橋者盡死。友昇亦戰死。仍以猝遇倭。鬪殺捷報。大兵退守開城。然東師自碧蹄之敗。軍氣大索。有諜言。清正截鴨綠江。遮我歸路。經略宋應昌。茫然無措。劉黃裳議還遼避之。袁黃幕客山陰馮仲纓。請使清正說之。因請同事金相爲副。應昌賞之。奉諭帖以往。至咸鏡。畱相外觀形勢。而仲纓單騎突入倭營。清正盛張軍威迎之。仲纓立馬大言。清正懾服。率諸酋跪拜受諭。亦以秀吉受封爲請。仲纓曰。先還朝鮮。王子陪臣如約。然後可。清正唯

唯隨令王子陪臣見與訂盟。交割王京傳示拔寨東還。仲纓誑之曰。恐朝鮮人有邀之者。慎防之。清正旣行。金相領健卒百人。俟倭盡。邀其星落者殺之。黃裳忌黃收功。責其通倭結好。仲纓示以所殺。乃愧服。分級十之三。與劉門下應昌敘其事。如松怒。揭仲纓賣倭宵遁。論以軍法。并揭袁黃罪。袁遂削籍去。如松欲乘倭情歸擊之。而倭爲步營。用分番休迭法以退去。別將劉綎查大受祖承訓等。各進屯險。倭大驚。前移金山。屯種爲久戍計。兵科候慶遠謂全師而歸。所獲

實多。上乃諭朝鮮王還都王京。我兵以次撤歸。經略疏請俟倭盡歸。量畱防戍。提督李如松駐師平壤。餽餉不給。叅軍李應試曰。師老糧盡。坐待何爲。沈惟敬馮仲纓不足使乎。如松乃詣定州與應昌謀。適副將查大受得倭文一通。詞意甚謹。不復以天正紀年矣。稱萬曆。稱陪臣云云。如松乃召惟敬私語。定計以親信守備胡澤副之。駕小舟直趨龍山。行長曰。往事不必言。大閤托我大事。今日天朝如何。惟敬曰。經略提督殊憫惜。第無降表。難以據奏耳。行長曰。須天使

至南戈會大閣裁之。惟敬還報。應昌以謝周梓徐一  
貫爲正副使。齎諭帖往。惟敬先馳報行長。行卽集平  
秀忠平正成諸酋于王京。迓徐謝二使入。二酋曰。必  
責我衆還島乎。沈大人當送至釜山。四月十七日。倭  
衆出王京。如松令諸軍次第進發。正成行長狀上。經  
略提督獻米五萬石。諸將各分市于其下。兵士大賴  
以安。黃應暘勸如松躡倭。可得利。遂馳度鳥嶺逐之。  
倭人還兵復讐。遂攻下晉州。沈惟敬及二使至南戈  
崖。平秀吉貌禮甚恭。付還王子臨海光海二君。及相

將三人。三都八道悉還朝鮮王。使小西飛禪守藤。齋乞封表。隨二使入境。八月東師歸。上諭本兵許其封。勿許其貢。宋應昌再遣惟敬入倭營。趨謝表。十二月以侍郎顧養謙代爲經略。宋應昌及李如松等取回。二十二年秋議日本封貢。時顧養謙受代于寧遠。宋應昌待罪都門。予告歸。劉黃裳亦論去。南北將領吳惟忠等先已西還。倭使小西飛留廣寧。秀吉表文且至。養謙具奏。身任封倭。千年可保無虞。下廷議。詔小西飛入朝。羣臣或奏言不便。已而定議。命臨

淮族子李宗城都指揮楊方亨充使。同沈惟敬往倭國封平秀吉爲日本王。二十三年。勦衛李宗城奉使往日本。所經行之營。尤索貨無厭。次對馬島。太守義智夜飾美女二三人。更番納行帷中。宗城安之。倭酋數請渡海不允。義智妻行長女也。宗城聞其美。併欲淫之。智怒不許。適謝周梓姪隆與宗城欲殺之。隆誑其左右曰。倭奴三三兩兩。躡足附耳。似有變。宗城懼。棄璽書夜逃。比明失道。自縊于樹。副使楊方亨。檣間于朝。臣王闕然。督撫直指皆言。倭情未常有變。

正使自爲奸人誤耳。乃改方亨爲正使。惟敬爲副。立  
限渡海。二十四年。楊方亨沈惟敬奉冊如日本。烏撒  
蓋平秀吉齋沐三日郊迎接使。受封。行五拜三叩頭。  
山呼禮。禮畢。額使者備至。朝鮮王議光海君致賀。已  
而聽嬖臣李德聲言。使州判奉白土紬爲賀。秀吉怒。  
告惟敬曰。若不思二子三大臣三都八道。悉遵天  
朝約付還。今以卑官微物來貨辱小邦耶。辱天朝耶。  
惟敬慰諭之。秀吉曰。今畱石蔓子兵于彼。候奏聞。  
天子處分。然後撤還。翌日具貨物數百種奉貢。遣使



齋表文二通。隨冊使渡海至朝鮮。廷議畱使于朝鮮。取表文進驗。其一通謝恩。其一通乞。聖天子處分兩國是非。衆皆謂真僞未可知。而異議紛然矣。二十五年。石星請自往朝鮮。論兩國就盟。退兵不許。再議東征。先是總督孫鑛。別令其下葉靖國。致禮清正。約殺行長。付封典于清正。成功爲清正所斥。孫慚阻。乃欲破壞封事。與石星相訐。刑尚書蕭大亨欲代星位。撓其功。張位在內閣。必欲以武功表異。于是科道爭論星辱國就逮。而孫鑛亦罷。遂以邢玠爲總制。麻

貴爲備倭大將軍楊鎬爲經理。楊汝南丁應泰爲贊  
畫。麻貴抵遼陽。請濟師。邢玠疏請募土漢川浙兵并  
調薊遼宣大山陝兵。及福建吳松水兵。劉綎督川兵  
聽勦。貴密報候宣大兵至取金山。則行長擒清正已  
走去。玠以爲奇着。乃檄楊元屯南原。吳惟忠屯忠州。  
麻貴至碧蹄。以行長營金山。清正營西生浦。梁山當  
東西扼險。再請益兵。大學士位請屯田于開城平壤。  
朝鮮王曰。地嶢嶢不任墾。議遂寢。軍騷故也。久屯滋  
蔓故也。倭聞惟敬被執。盛兵西下。清正圍南原破之。

遣人楊元西奔。玠時在遼陽大驚。麻貴請于玠。欲棄王京。退守鴨綠江。海防使蕭應宮以爲不可。自平壤兼程趨王京。叱貴止之。玠召叅軍李應試問其計。應試請廟廷主畫云何。玠曰。陽戰陰和。陽勦陰撫。政府八字密畫。母泄也。應試曰。然則易耳。倭判以處分絕望。其不敢殺元。猶望處分也。直使人諭之。曰。沈惟敬在。卽退矣。因請使李大諫于行長。馮仲纓于清正。玠從之。玠請李如梅充禦倭副總兵。赴朝鮮。倭至漢江。楊鎬遣張貞明持惟敬手書往責其動兵。有乖靜。

俟處分之實。行長正成始尤清正之輕舉。不進王京而退。貞明返至中途。爲人所刺死。貴報青山積山大捷。應宮揭曰。倭以惟敬手書而退。青稷並無接戰。何得言功。玠鎬怒。遂劾應宮。惟怯不親。狎解惟敬。兵科候慶遠叅之。遂並逮。同石星下詔獄。已而星與惟敬俱坐大辟。應宮謫戍。天津副使許承恩揭稱天津不必防。海運必不可行。船必不可用。與邢玠意忤。楊鎬劾其阻撓。逮之。二十六年。經略邢玠使李大諫通行長約。勿援清正。麻貴遣黃應揚賂清正約和。而率

大兵奄至其營。令陳寅攻山寨。寅身先士卒。冒彈矢。勇呼而上。斫柵兩重。清正白袍躍馬督倭拒守。其第三重柵垂拔。楊鎬密令茅國器竊割倭級。國器以李如梅未至。不便首功。遂鳴金罷戰。詰朝如梅至。攻之不拔。朝鮮臣李德馨訛報海上倭船揚帆而來。鎬不及下令。策馬西奔。諸軍遂潰。清正縱衆逐北。我兵死者萬餘。遊擊盧繼忠三千人殲焉。鎬潰奔星州。撤兵還王京。會同玠露布言蔚山大捷。諸營上簿書。士卒亡者二萬餘。鎬大怒。駁改。止稱百十人。丁應泰聞蔚

山之敗。慚惋詣鎬。問後計。鎬示以張位沈一貫手書。并所票未下旨。揚揚功伐。應泰怒。驗進退實情。首論位一貫交結邊臣。扶同欺蔽。鎬附勢煽禍。飾敗張功。及麻貴李如梅按律悉當斬。并鎬駁改陣亡兵馬卷冊封上。上覽奏震怒。欲付之法。內閣志昇趙力救得允。鎬聽勘部推候慶遠。查勘東征軍務。上不允。用給事徐觀瀾。上怒內閣位。密揭薦鎬朋欺憤事。削籍去。是時主事丁應泰獲朝鮮臣申叔舟海東紀略冊。見其紀年大書日本偽朔。而書永樂宣德正朔。

于僞朔之下。應泰上其書。又聞朝鮮求地于玠。玠許之。具題以寬奠夾江洲地界。予應泰上疏摘發李昞奸狀。有旨并勘。勘臣將至。玠急令麻貴趨清正。董一元趨正成。劉綖趨行長。陳璘水路趨海。劉綖兵逼行長營。使吳宗道約行長爲好會。行長許以五十人往。綖大喜。分布諸將。四面設伏。令健卒詐爲綖。而綖詐爲卒。執壺觴侍。令軍中曰。視吾出帳。卽放砲圍倭。衆亂斫之。翌晨行長果從五十騎來。僞綖磬折迎于帳外。及席。行長顧執壺觴者曰。此人有福氣者。綖驚。

愕置壺觴而出。司旗鼓者驟傳砲伏兵盡起。行長騰躍上馬。從騎一字雁列。風剪電掣。旋轉格殺。遊擊王之翰率黔苗兵來援。倭始奪路而去。明日遣人謝宴。綖亦遣官謝。謂謂席放砲敬客禮也。誤生疑心。行長唯唯。遣使綖巾幘。綖進攻城。行長潛出千餘騎扼之。綖敗北。喪士卒千餘。陳璘亦棄軍遁。覆舟溺死者萬餘。綖璘互相訐揭。玠槩不以聞。麻貴至蔚山。望之空壘。及趨而至。忽然旗幟蔽空。貴策馬而逃。喪兵十千。董一元使茅國器約正成完封局。正成陽聽之。奄殺



我兵殆盡。僵屍四十里。勘科徐觀濶聞報。大罵諸奸。叅奏四路喪敗。旨下部再勘。詔斬馬呈文郝三。聘以徇一元等各帶罪立功。初上見丁應泰疏。謂御恆二十六年。未見忠直如此人者。書其名于御屏。一貫懼。賄玉熙宮宦官知文溪演東征戲文。熒惑聖覽。乃霽威。復召一貫入閣。而台省急攻志臯。註籍不出。倭將各統兵歸國。時平秀吉已于七月九日死。諸酋久有歸志。玠斂軍中數萬金賄諸酋。隨之渡海。求秀吉之子。永結和好。諸酋欣然揚帆。同日南去。經

理萬世德自六月受命。遷延不敢前。比聞倭退。兼程  
馳至王京。會同邢玠奏捷。遣三百人分送三酋。亦遣  
百人送玠。渡鴨綠江。玠卽縛之以獻。俘云主事丁應  
泰。再疏玠等遣茅國科假官齎賄。隨倭渡海。並無戰  
功。僞奏膚捷。一切奸狀。而給事劉餘澤陳如吉劾其  
妬有功者得。旨罷應泰。勘之。勘科徐觀瀾亦抗疏  
叅一貫大亨玠世德。四兇者黨和賣國。疏至長安。侍  
郎張養蒙尼之不得上。時觀瀾方駐遼。身歷金山蔚  
山忠州星州南原稷山。查劾各處敗狀。據實入冊。大

亨危之。通干一貫。遂簡觀瀾前疏中。有抱病語。准賜骸骨歸。改差給事楊應文。代完勘事。應文盛稱玠鴻伐。而中外莫敢有言者矣。二十七年。吏科陳維春劾奏贊畫主事丁應泰。神奸黨倭賣國。薊遼總督邢玠。奏稱監軍御史陳效。爲丁應泰所逼。身死異域。初效同徐給事會勘。自誓曰。效若庇同年楊鎬。則不生還。後竟食言。及應泰疏出。乃曰。吾爲羣醜所誤。官何足論。奈不諱于名簡何。無奈張內閣書。吾悔無及矣。至南原又曰。夢陣亡諸鬼索食。吾其殆乎。與萬世德對。

坐舉茶遠僕頃刻死。給事中楊應文勘報東征功次。四路擒斬。如邢玠所奏。玠廕錦衣世官。世德廕子入監。綬璘貴各升級。一元復職。鎬以原官敘用。陳效亦廕子錦衣。沈惟敬棄市。始撤朝鮮戍兵。先是玠世德與朝鮮王李昫議畱兵善後。昫固拒不從。曰不戰而去。何必善後。小邦無糧。不敢畱兵。監軍陳效怒曰。不畱兵。豈成戰局。因強畱兵萬五千。朝鮮不肯給餉。戶尚書陳渠謂七八年來所費本色百萬。折色四百萬。必朝鮮辦餉。方可議成。署兵尚書蕭大亨心知朝鮮。

告此集成。遂議撤之。福建巡按方元彥奏初紅夷之  
入閩。不過二船。貪漢財物爲奸商所誘而來。久之賈  
人欺給。盡沒其貲。夷爲無告。守土大吏不辦侏儻之  
言。惟憑通事顛倒。以致夷人忿而稱亂。自後時時見  
告。不可復止。二十九年。吏科曹于汴劾奏。尚書邢玠。  
經略播州。苟且卒事。以致禍結兵連。戕民耗國。經略  
朝鮮。掩敗支吾。旣稱倭將義弘斬級矣。倭將正成生  
擒矣。義弘正成見在無恙。復以書來申明和約。則當  
時死于兵戮于西市者何人也。此古今未有不欺幕

士金相嘆其以無辜講和之夷。誘之爲俘。驅之就死。不勝憤。削髮辭去。不大愧玠哉。姑息優容。四千金偵伺之說。又見于兵垣合紂。是益之愆也。三十年倭王平義智還其所擄于朝鮮。朝鮮王李昞安置倭使橘智正于絕影島。告急于我。乞得水上名將爲賊所畏。憚者。于是趙楫上其事。而給事桂有根洪瞻祖孫善斷。皆策之亟。有旨。撰勅申誠朝鮮。勿以懦緩解免。鎮江旅順各嚴之。三十五年。朝鮮國王李昞以倭情見報。曰倭家康已傳國政。盡反秀吉所爲。自庚子迄

丙午。屢使訂盟。發回所擄人口。遣僧松雲往詔之。秀

忠家康之子似致恭順。大司馬蕭文亨奏其事。戶尚書趙

世卿奏閩撫徐學聚之効。稅監高寀也。利盡山海。布

滿諸洋。日本。暹羅。呂宋。和蘭。大泥。占城。艤艫相接。歐

思等住石馬林。宗文等住中左。海口如織。復勾紅夷

等番。許其通貢。侵入南灣。殺戮商漁。無算。塗炭至此。

追其亂萌。晚矣。三十六年八月。琉球通事郭國安具

密狀。曰。日本摩薩州。世習強兵。今春遣花山權左衛

門。率衆三千。取琉球國。三月廿六日。連破孤山。中山。

王降。遷其宗器。及其弟叔三。法司五百餘人。載歸摩薩。九月。差十酋長往琉球。丈田起賊。其意挾琉球以通閩浙也。閩撫陳子貞上其事。三十七年。倭玄蘇平景直等。賫其國書。載船泊朝鮮之對馬島。假道修貢。遼撫李炳上其事。九月。琉球差鄭俊梁順。告急于中國。則其王妃所遣也。三十八年九月。倭假琉球修貢。長史蔡堅。通事林世重。入京以窺之。三十九年。浙江巡撫高舉。奏台溫兩逼之交者。三盤也。宜一哨。台之大陳。一哨。溫之東洛。嘉兩逼之交者。莆舉也。宜一哨。



寧之陳錢。一哨嘉之洋山。設有遊擊將軍。重其控制。薦成啓元梁文領之。四十年五月。朝廷回賜勅書。土舅毛鳳儀。賁之于摩薩州。州主給米百五十包。仍護送之于倭京。閩撫丁繼嗣。飭汛議曰。台嶺二遊之守。松山爲北戶也。三江口爲興化之門庭。守要于劉灣與苦嶼。萬安等哨。甚近海澄。機兵舊係土著。今以浙易土。稍厚其餉。免鬻弊矣。四十一年。粵帥王鳴鶴。疏謂倭借對馬島互市。爲入朝鮮之梯。以爲中國能救朝鮮。不能救琉球也。今乘其弱。據雞籠淡水。借其

貢道。爲入中國之梯。臣昔勦寧征播並策北虜。四十  
二年。朝鮮王李昖以倭情來告曰。平義智差賁書契。  
要求貢路。詞設悖慢。或屬關白之謀。每以琉球被滅。  
爲張詡。此不足憑較。曩奉兵部咨。許本國便宜。從巧  
開市金山。超海之船舶。畱浦之日月。坐鯨之人數。邇  
平屢乞增船。親詣王京。顯示陵逼。謹陳機務。以洞其  
信然之志。四十三年。浙撫劉一焜。巡按李邦諱。會奏。  
普陀之望日本。風帆三日可到。寺建自宋元豐。方國  
珍據之爲亂。洪武乙丑。信國公和燔其宮。移像于郡。

城角東棲心寺。天順後。奸僧日煩。嘉靖間。倭據普陀。流毒億萬。事平有旨。移寺于縣之招寶山。僧徒潛住者充軍。今萬曆壬寅。奉聖母重建。標下一遊。定海一哨。若復興造。防守更難。伏惟裁察。不報。十月。粵督張鳴岡奏。粵海旦夕。以濠鏡澳夷爲兢兢。多蓄倭奴。以爲羽翼。臣令道臣喻安性。香山縣令但啓元。躬視濠中。宣上威德。獻出倭夷一百二十三名。待以不殺。令歸本國。已載舟而掛帆矣。夷目咩吵唧咕咻等。立狀爲之永禁。四十四年七月。禮部奏西洋夷廳。

廸我熊三拔。及已故利瑪竇。不知何所慕戀。遠來久處。說者謂香山縣蠓鏡澳夷之細人也。前此賈夷棲蓬誅草于澳中。次第柴屋築城。招倭奴紅毛番海鬼。竊據其地。習華語。讀華書。衆庶旣利其賕賄。士人亦墮其雲霧。今如豐陽瑪諾等。大煽夷教于洪武岡。非我族類。實逼處此。令甲于外夷。必核印表。重譯而後敢入。豈有不經路引。根株深固。識者抱郭欽江統之憂。請亟罷遣。侍郎沈樞。御史朱楷。皆論之。報可。八月御史陳玉輝以閩人策閩事。曰倭有吞併雞籠之心。

必有協取淡水之日。有挾要互市之謀。必有侵據彭湖之漸。夫南麂者在閩爲頭顱。在浙爲尾閭。舊撫臣黃承玄會學曾皆籌之。宜置水兵杜其艘路。而尤致謹于澎湖。決勝千里云。三月山東巡按王雅量奏登萊三歲告稜。民枯于涸轍。往例有行之者。嘉靖辛酉。萬曆丁亥。兩遇天災。暫開海禁。商船百艘。任其糶糴。給引移粟。民乃起于溝瘠。有五利焉。一以集稅。一以勾補。一以邊需。一以防倭。一以禦虜。蓋與遼左爲表裏也。四十五年二月。應天撫王應麟條防海事。向者

李家洪一沙未洗。險在吳淞。嘉隆來吳淞漸淤。非潮  
汐不通舟楫。而李家洪北接大洋。南連黃浦。險已移  
之寶山。昔時一堡海標焉。今移把總鎮之。而遊陸二  
營。仍隨總兵駐淞。與寶山峙者。有稗草沙。則輪其兩  
哨。青村南匯二營。各六百人。畫地而戍。其三唬船民  
兵已汰。循塘拒守。宜增三十六兵。專駕免于抽調。金  
山衛沙船十五。唬船六。宜復其二十人。勿汰。蘇松海  
洋奇兵營。沙船八。唬船五。宜責成于爛沙頭。分其信  
地。楊舍一營。不應泥于谷瀆。而應獨脩。平寧一沙。民

間沙船多有力者。堅大能破巨浪。有議其爲患折之者。民失其資。必挺而走險矣。編號立甲。刻字給由。泊于沿江有事得其所用。部議悉允。五月總督周加謨。巡按田生金。籌粵事者。內海屬之驛傳。外海屬之海道。似岐權也。陸兵仍巡道。而內外海惟海道所驅汎。汎期參差。非制也。應先汎十日出移附海城。而大帥駐虎頭門。以防其僨。水軍之命在舟。水戰之命在火。器料價竄薄。則士力殫。宜酌增之。灣夷龐廸我。諭令西歸矣。其羣夷去故土數萬里。居灣中六十年。殲之。

干和逐之難脫。莫若謹香山一關。嚴奸人之嚮道耳。四十六年。閩撫黃承玄曰。清明後爲大汛。夏至則止。霜降後爲小汛。冬至則止。今則不然。自琉球告警以後。東湧以汛後至。料羅以汛前至。大金以殘臘至。島燧未敢撤防也。料羅絕島。九月颶作。倭一舟百餘人。取水澄岸。彈人焚廬。浯嶼把總楊裔。厥罪宜禡。而王仕忠犁其舟于中流。大金者十二月倭來。南麂屏風山劫商船。泊烽火門。我兵逐之。一倭落水。戴元勳釣之舟中。倭以三舟追于礮山。會楊希忠船。觸礁而碎。



倭及大金。我兵遂棄而走。倭焚城內三百舍。殺傷五十餘人。由雞籠東而去。福寧叅將劉思祖把總陳加訓。厥罪宜褫。海防同知鄧全悌。知州殷之輅。坐罰俸。俱得允。四月廿二日。有倭船突五瓜湖。遊擊黃承爵禦之。廿四日。倭船突窩兒灣。叅將張可大禦之。又倭船突海松。把總胡獻琛禦之。收其草撤船而還。廿七日。倭船突台逼。把總羅奎章禦之。廿八日。倭船突壇頭。昌國把總王施仁禦之。五月初二日。倭船突漁山。叅將俞咨臯禦之。接日五船。斬倭十級。餘悉燬溺。巡

撫劉一煨以捷聞。八月東撫李長庚從海道陶朗先之請也。奴治船于烏龍江。雖不舍騎而波臣是問我焉。可以乏備。登調援拔銳矣。亟募六百人補之。四十八年八月登撫陶朗先奏。島將王紹勳往撫寬奠。寬奠民莫不踴躍輸血。而奴攻東山。乘勝下寬奠。力已不敵。奔入夾江。投朝鮮以苟存。宜令水戎沈有容嚴正中爲之助。亟遣紹勳聯絡朝鮮。亦所以防其間也。天啓元年七月。都司毛文龍從廣寧渡兵二百爲風所飄于鎮江。十四日泊鹿島。十八日歷朝鮮彌串堡。

十九日。諜知佟養貞抄殺黃嘴商山。蘇其民張攀等。遂乘其虛。夜入鎮江。以陳良策王一寧先入爲應。乃擒佟養貞等六十餘賊。遼撫王化貞奏其捷。有旨鎮江擒叛。四衛響應。化貞指授有方。津撫畢自嚴登撫陶朗先。速從海策。於是部議以梁之垣奉勅而諭高麗之垣。請備餉二十萬。甲士二千人以從。經略熊廷弼曰。鎮江已復。義州有王紹勳等之兵足矣。三部侍郎王在晉條上十議曰。奇捷者轉喜爲懼時也。兵孤援訕云爾。御史方震孺曰。毛文龍卽未能創奴。

而能勞奴。憊奴亦一奇也。光祿岳元聲奏曰。鎮江初捷之時。則爲倖得倖失之文龍。鎮江旣屠之後。則爲若存若亡之文龍。皮島未營之先。則爲可畱可去之文龍。皮島旣營之後。則爲千慮萬慮之文龍。則國臂之輕擲。帥尾之孤搖也。廿七日奴遣萬騎盡屠鎮江。以劉愛塔爲三衛帥。毛文龍逃入朝鮮避之。伏州單遊擊收聚遼人五六萬。赴長山島。李應坤督船四十三艘。接遼入于鹿島。二年正月十二日。御史賈毓祥曰。散兵諸島。扼要旅順。萬全之道也。經臣疑臣于附。

和臣則何敢。四月御史李時榮曰。山東驟增軍兵。穀價騰踊。陶朗先出海之師萬人。劉國綰集遼三千。最騎橫而難制。淮揚募兵七千爲最。何以建復遼之策。御史董羽宸曰。登萊蕞爾。一旦客戍遼民。幾數十萬。賤農而貴兵。賤土著而貴烏合。賤約束而貴作奸犯科。登萊之人。無所措其手足矣。新撫袁可立曰。勿虞奴。且患內變將作。敗形亂道。皇皇也。九月初二日。毛文龍又報董骨寨閭王寨之捷。陳繼盛等。舍水而陸。得級一百二十八。十一月。浙撫蘇茂相以勦寇報曰。

把總唐欽中。黎延慶捕賊于海門金盤門。陳拱揚。懋忠等。善駕小艚。焚其大鯨。斬捕二十餘級。得生口者百八人。僞稱長岐島王。沉船橫槩。路將陳希范之力也。十二月廿二日。御史夏之令奏曰。夫三韓旣失。茫茫大海。我與彼共之。我航朝鮮。甚險遠。彼趨登萊。甚近易。建州真夷。信不慣乘舟。彼若使南四衛人。及江浙人之爲彼用者。千艘直指山東。徐勾連西虜。以大眾逼山海關。顧不得爾耶。竊謂登萊宜急設重兵也。毛文龍駐朝鮮。則我自不能接應。而登萊已危。我未

能用文龍制奴。而奴先用文龍誤我。竊謂文龍宜撤  
回也。文龍不惟不能牽奴。且多裨益奴。何也。驅有用  
之兵將。翱翔于若順若逆之邦。櫛風沐雨。蒙犯霜露。  
遷延既久。疾疫將生。中國猝有事而不能召。海道猝  
有梗而不能歸。朝鮮一旦閉其糴。絕其樵汲。而數萬  
人可立斃也。客其館。食其粟。衣其布帛。淫其子女。歲  
月因仍。嫌怨易起。言語往復。仇恨日深。因以傷小國  
之心。而堅其擇強之計。奸細假接應爲名。方舟並濟。  
略無難阻。白衣搖櫓。潛兵暗渡。尚欲導之。由廟灣搗。

淮揚。由永平海汊襲天津者。三方布置。熊廷弼之迂談也。悠悠海濱。無風詐稱有風。無寇捏稱有寇。誰肯同心。踴躍前往。文龍之不能害奴。亦自知之審矣。奴非畏文龍。實畏二千人絆之。敢正視鎮江哉。其未卽來。則城郭宮室未完也。奸細之來關內者。未盡得當以報也。我方以百萬餌西虜。彼欲構之。非倍此不可。計西虜固挾彼要我。亦挾我要彼。約言未定。姑爲躊躇也。文龍在朝鮮幾二年。零級續報舉。朝動色。皆奴酋之所掩口竊笑者也。佟養貞父子二鼠耳。于彼



國有何關係。賀世賢之一百四十級。不宜傳四夷乎。  
而今何如耶。之令卒以此疏得禍。島帥毛文龍上方  
略陳大韶守旅順。三山島距廣島二百里。王學易居  
之。入金州。廣鹿東距長山五十里。宋鵬舉居之。入伏  
州。長山東距石城三百里。劉可紳居之。入海州。石城  
近小松島。林茂春居之。入蓋州。石城距鹿島二百里。  
程倣居之。入守岫巖。鹿島距朝鮮寬叡二百里。張思  
孔張繼善尤景和。乘除其間。直入奴寨。三年八月。沈  
有容毛文龍三報互異。登撫表可立奏疑事。曰一金

州也。在有容。謂奴緣劉愛塔。約降事。洩。遍戮金民。空之而去。在之龍。謂張盤火攻砲擊。逐夷而收金城。一愛塔也。在文龍。則咎洩于登營。在有容。則咎洩于陳營。至于滿浦。昌城等捷。賈志祥所報者。用兵不滿一千。未交一戰。不遺一鏃。而使賊自相蹂踐。及被砲者。二萬有餘。坐收全勝。骨董問寨斬二百三十級。千古未有之奇矣。居無何。文龍報涼馬佃之捷。分從六路。清河小孤。鰲陽。酒馬。橫江。折木。勝算無比。殲級二千有奇。有容亦遣舟師泊復州。焚奴積聚。詔嘉之。截漕十萬。賞金三

萬給之。嗚呼。三報互異。不可詰也。四年五月登撫袁可立奏職于海上諸島。向頗畱心咨訪。其與登鎮相對者。旅順也。東則平島。三山。廣鹿諸島在焉。他島但可往來停泊。而島口寬闊。可以駐船屯兵者。惟廣鹿長山。懸在海中。距老岸六七十里。如欲應援毛帥。則二島爲緊。若議進窺遼陽。覺此島爲緩地矣。旅順以西。其近峙者。有半須凹山。連老岸。不可泊舟。再西則爲雙島環島。皆山。駐舟雖不虞風颶。但薪水皆取給老岸。恐未便也。轉而西北。則有麻洋島。再北則有林

木坂悶島。皆狹而水淺。不堪屯駐。再北則中島南汛北汛口也。三島皆四面環海。其去老岸。遠者六七里。近者三四里。陸路抵伏州三十里。蓋州一百八十里。水路抵蓋州。祇半日程。東南風順。抵三岔覺華島。一日程。再如由蓋套入蓋州。不過十里。由三岔河入海州。不過四十里。由海州入遼陽。僅一百二十里。比督師閣臣謂三島之間。可進窺伏。蓋西聯覺華。良有見耳。且三島沃野百里。甘泉茂林。卽充國之金城。不是過之。欲藉登兵以議恢復。則三島爲屯住要地。海外

諸島之形勢大略如此。今欲分地。則旅順以東各島。毛師業已布兵屯住。且逼近金州。頃兵部議金州當爲毛師進兵發軔之地。此自當屬之東鎮。若旅順以西。則去皮島最遠。恐東鎮之鞭雖長。終難以及。馬腹也。九月閩撫商周祚。以爲紅夷突犯漳州之陸鰲。而銅山卒卒援之不及。遂被焚掠。巡道程再伊。叅將張嘉策。把總劉英禦之去。十月夷舟復入中左所。總兵徐一鳴。海道高登龍。遊擊趙頗告急。此用武之秋也。張嘉策請勿他擢。居有頃。御史崔奇觀。劾奏程再伊。

通夷有據。受賄已彰。得旨下部看議之。未幾紅夷目高文律籍通事洪慶宇爲好言。獻其大銃二門。小銃五門。爲質。求互市。願徙大舟還本海。周祚遣方輿督之。必墮彭湖城。始准復咬嚼吧之市。萬曆甲辰。奸民潘秀勾大泥國咬嚼吧來澎湖者。隸琉球。山川非中國版圖。而實南閩門戶。爾時守土者議拒回。已得旨而稅璫高案戀賄主之。中間販海者乃又利呂宋貿易不貲。遂斷澎湖久之。紅夷怨憤。故入內地。互相殺傷。且失利。亦蕭然逝波矣。蓋誘文律至教場。大

陳兵衛。而且釋捐。議復海禁。所以南山仔不必泊。俘  
不必還。呂宋不必革。而紅夷晏如。二月廿五日。毛文  
龍深入搗巢。斬虜三百七十一級。又于去冬十一月。  
攻烏雞關。進搗斬虜二百二十五級。於是登撫袁可  
立。內閣督師承宗報聞有。旨賞以帑金三萬。錫文  
龍蟒衣一襲。白金百兩。褒焉。閩撫南居益條上紅夷  
事。去夏之犯料羅古雷也。自葦麻郎始于今矣。新牛  
文來律十三艘。載夷二千。真倭二百人。海道孫國禎。  
副帥俞咨臯。遊擊劉應龍等。率舟師百有七帆。移于

員背嶼。臣奉旂牌督之。南則蒔上抵風櫃。中則直抵案上仔。北則暗灣抵媽宮。向銃城用火攻策。斷其樵汲。既已據險設強。相持三閱月。夷乃豎白旗。俛通事黃應魁。願拆城圯牆。以完市。焚其舟十三。壓壘而墮其巢。而往年。中左米翦之勳。收全于鯨浪矣。九月。毛文龍續報。涼馬佃之捷。牛馬之捷。牛毛之捷。獻俘活夷十二名。夷婦五口。首級七百二十六顆。有旨告廟。御史袁化中奏。豹敗五人。獐獐似真夷者。把括粘着等。幼童女八人。縲如貫螺。聲如羣鴉。在我未常。



有斬將奪城之勳。在奴未聞有沒軍喪師之辱。當名  
王梟叛之首。充國重典。書奏不納。十一月毛文龍兵  
至把骨寨。骨皮峪。分水嶺。三戰三捷。斬級四百五十  
俘獲生夷二十餘名。五年三月。奴破旅順。裨將張盤  
死之。朱國昌駐長行島。救之被衃。曾有功駐三山島。  
坐視奴去。扁舟入旅順。掠婦女而行。遊擊林茂春邀  
之。七月登撫武之望。規畫旅順。而深規毛文龍也。兵  
部議曰。文龍艷恢復之高名。局已闕而力難副。歸怨  
比隣。尾之大矣。科臣王夢尹。葉有聲。臺臣汪裕。皆總

鯁難之。夫以爲征伐之大兵。冒老寨襲新城。則誣矣。以爲牽制之遊兵。練舟師。熟海道。則不爲多矣。以爲撫護難民。招致降民。勿爲奴用。則不可少矣。張盤原屬倖功。張板止堪哨駐。其南關之築。姑停之。勿侈也。卒城于旅順。十二月。兵部議曰。牽制奴酋者。朝鮮也。聯絡朝鮮者。毛鎮也。駕馭毛鎮者。登撫也。今日詬誶之事起。以小不忍。成大不和。撫與鎮隙。鎮與屬國隙。使敵乘便而抵之。熾。先是李綜之無國而有國也。李綜廢其主李暉。以文龍與有力焉。樵蘇之逼。餽牽之資。太妃令請封號。

米價之不償。營室之無虞。鮮乃携二千島矣。尹義立韓潤淵輩之叛也。彼國處分之足矣。登撫武之望。不滿文龍所爲。故有是議。六年三月。奴方寇寧遠。而毛文龍報八會寨之捷。登撫李嵩駁之。有旨。奴犯寧遠。已經三月。毛文龍竟不覺知。何云牽制。因勅兵部。毛文龍遠駐東江。二千里不相救。其酌駐處要害。以便策應焉。五月。毛文龍報曰。臣所駐須彌島。連有三山。周圍廣闊。二百餘里。中則雲從山前。則須彌島。後真珠島。以陸程計。雲從之離鐵山。有八十里。以水

程計鐵山之至雲從。僅三十里。雲從與須彌從大路去至義州。止一百六十里。鐵山從水路去亦如之。義州與鎮江相對。不過有三四里。鎮江至遼陽三百六十里。是鐵山與須彌與奴寨總之相距在五百里內。今謂去奴二千餘里。政不知何臣作此誑言。以欺皇上。今日便議移鎮。此何見也。有旨仍之。六月毛文龍報會安堡之捷。接回順民千有三百人。擒真夷三十六名。工科王夢尹使于朝鮮。以情形上言。遼民者近十萬。枵腹不任戈。遼兵者堪戰二三萬。卒無甲。

械。遊官者。各衛避難東江。流離孰甚。遼生者。患難中。不廢誦讀。忍錮之于海。商人者。銀給于島。商窘于登。欠至九十餘萬矣。俘解者。旅順迨鐵山。遇之擾其耕。牧也。屯田者。獐島西隸遼。皮島西隸鮮。已得二十九萬石。接濟者。文龍以帑易貨。以貨易米。屬國亦苦之。于是文龍奏立島學以訓士。詔允之。七年正月。奴假麗人裝數萬。搶鐵山。而計擒毛文龍。文龍潛雲從山。而用間伏于皮島。大擊敗奴。奴恨之。盡殺麗人六萬。焚糧而去。袁崇煥發水兵援之。詔曰。設撫可陽。

言者以慰朕懷。其近于陰者以聽該撫。于是朝鮮告急于遼。遂遣汪翥徐勇舟師二十艘而趙率教等移駐大雙松吉之間。更選覺華島三千以益之。三月島中叛將毛永顯高萬重劉章李鑛等掠婦女財帛登舟而駛。文龍率毛承祿救宣州。襲殺奴于義州晏延關。二月海賊鄭芝龍犯銅山。把總茅宗憲莫能禦。焚及民舍。已又犯中左。叅將陳希范金富廉拒之而退。四月復犯銅。我燒其一艘。賊順風勝之。又犯中左海道。周應期陳兵。賊不得入。復犯泉南。燒我樓船十隻。

巡撫朱一馮以聞海賊楊六等就撫。賚敘之。

職方氏論曰。中國有聖人興。澄清萬方。宣化三譯。大矣哉。海不揚波。二百有六十年。獨其間莫神于望海。塢之捷。莫毒于嘉靖之蔓延。莫誕于島帥之牽制。夫漢通甌越。而樓船贖爲庶人。唐征麗遼。而黃銀難填。巨浪海不亂華。華自驚海而罔華耳。是以高廟勒垂祖訓。世世備虜爲內憂。而釋倭爲外懼。長陵中使遠泛西洋。固有別說。自非然者。珠崖未棄。合浦無還。市舶之開閉。莫塞其源。漁禁之往歸。或逋其藪。深

山大澤之龍蛇不在外府也。官海者病以海爲壑。治海之寇者病以隣國爲壑。廣之交閩。閩之交越。越之交吳。吳之交齊。齊之交遼。細大不相關。掌股不互運。如是而海病矣。夫寇之利海。以其舟堅。我之不利寇。以其舟瑕。寇無舟。取諸賈客。雖堅而小。我有舟。取諸官帑。雖瑕而大。大而不瑕。與波上下。無全敵矣。汎之制五歲大修。二歲小修。營牒請兵使者。使者牒請制院。院檄方伯稽實之。左右轉動積微耗著。價數且廉。給發短計。汎卒各捐糧以佐費。此瑕之本也。千夫長。



百夫長謀日不足。誰爲永圖。木頭竹屑之不充。弗敢  
破浪擊賊。臨風多觸礁。報飄無虛時。復科斂而更新。  
此取之用也。昔者劉宴轉漕。每估多值。其究市利三  
倍。領漕之卒。家致殷陳。公家竟賴舳舨之益。代者掊  
其羨。改爲操切。無不家毀。漕艘遂廢。則思過半矣。故  
汎價宜厚。賈值宜預。覈造宜真。使卒輕舟。舟輕器器  
輕風。而寇在掌中矣。夫戎舟有地利。因之則治。廣船  
便裏海。福蒼船便外洋。浙唬船便島嶼之間。吳沙船  
便灘洲之察。易水而駕。未有不膠而覆者也。登萊諸

島礁石莫測。驗之風針。不嫻于倭。以故山東未罹倭患。而虜伸騎屈舟。卽帆潮接旅順。虜將焉之。天啓初。毛文龍因鎮江之小批。開三島之大幕。東江一片地。儼然夜郎尉佗。履至險而乘至安。露布時聞。奧援三錫。飛輓不貲。卒之牽制亦罔效。夫設官登萊。恢復四州。金復海蓋計畫似奇。施用終曳。事不師古。而望赤蜃之宮。飲黃龍之府。我未之前聞也。朝有盜臣。野有盜兵。諦觀倭變。登壇推轂者。趙文華。鼂冠加劒者。朱統張。經彭天寵也。相倚屣四方。決踵銷骨。鑠金盜賊滋起。

其是之嘆歟。